

心橋³⁶
HEARTBRIDGE





数学科学学院
陈省身

2003

- 1 数学科学学院团校活动合影
- 2 2008年数学科学学院一二九合唱
- 3 数学科学学院学生会换届选举
- 4 2009年数学科学学院校运动会教师合影

卷首語

窗外的槐花开了，淡淡的香味很是醉人。

这个季节，在未名湖畔闲逛是一种奢侈，站在石头上，来回地数着那几条长不大的小黑鱼，远处的岸边有鸢尾花泛着靓丽的紫色光芒……当下的景色占有了太多美好的形容词，却不由让人担心，似乎一不小心就会触破四周的意境，想来那些在红楼里工作的人该生活得多么小心翼翼呀。

喜欢用嗅觉去感受这个世界。在北京短暂的春天里，总爱走讲堂北面那条开满丁香的小路。说实话，不是很爱丁香花的味道，也从没有过“雨巷”里的那种情感，但仍然情不自禁地闭上眼睛，呼吸着那种芬芳。想象着鼻尖欢跃的香气分子，周遭的静谧也就平添了几分逗趣。

一次偶然，走上了理教顶上那个很空旷的天台，可以远远眺望着沧桑的博雅塔，还有图书馆那上翘的屋檐。在充斥着忙碌气氛的教学楼竟然有这样的一处净土，可以肆意地边转圈边哼着一首简单的歌，仿若在一瞬间达到了“大隐于市”的境界，用“爽”字来形容再贴切不过了。

春夏之交，一切都是那么的灿烂，靠着窗台，不管喜爱的是 Latte 还是 Mocha，听着槐花落下的声音，闭上眼睛就能闻到混有咖啡香的美好……

主编：何妍君

contents

#036, June, 2009

36

HEART BRIDGE

[顾问] 刘化荣

[指导老师] 田立青 刘雨龙

[主编] 何妍君

[责任编辑] 何妍君

[编辑] 黄一纯 何妍君 唐朝
王储 魏武韬 王佳星 王志宇

[责任美编] 姜子麟

[版式设计] 邓彦桢 方骁 姜
子麟 张吉源

§ Espresso - 征途

005 走向巴黎高师的心路历程 □ 傅列

暑假已然接近尾声，回顾自己走向巴黎高师的道路，觉得还是极其非平凡的，就让文字记录下如此珍贵的心路历程吧！

010 一路走来 □ 殷庆

是成熟了，世故了，还是对现实妥协了？半年多的努力却以一个自己四年米绝对没有想过结果结尾，留下的只是那哑然一笑罢了……

014 那些天，这几年 □ 谭志宏

那时我们还年轻，大家还不怎么认识，第一次夜聊，拉开了四年的序幕，那些天，这几年，我们一起奋斗！

016 我的四年——没有排除法 □ 李明

耀眼的背后总有琐碎与烦恼，一直以来，总是告诉自己“Follow Your Heart”，似乎一切都变得如此值得。

§ Macchiato - 烙印

020 陈爷爷 □ 余越

花白的头发，洪亮的声音，岁月抹不去他对于数学的热情。严谨的板书，一丝不苟的学术态度，我们都为之深深打动……

022 春田花花同学会 □ 佚名

不是电影，不是动画，这样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同学会”的点滴就汇成了甜蜜与感动。

023 乒乓声，乒乓情 □ 王志宇

正手有你的严苛，反手却携带着丝丝温柔，千万次的下网，我们注定不仅是彼此的擦边球而已！

024 我所知道的数院 □ 张庶平

他们看见的，我们没发现的，是怎样一个数院，相信你一定想知道……



§ Mocha - 陶醉

026 Life is a box of chocolate ↳ 童心

Life is just like a box of chocolat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 going to get。从某个方面，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for what other than chocolate you can get from the box？

029 逝 ↳ 梦实

我曾云游各地 / 来追寻人世真理 / 走过高山雪域 / 却不见 / 她的足迹 / 只听见小溪沥沥 / 静流不息

§ Cappuccino - 插曲

034 杂忆我的港大生活 ↳ 张瑞勋

初到香港，最大的感受就是生活节奏的变化，路上行人来来往往都像在小跑，地铁站的电梯是双倍速度的，快到有些老年人都站不稳……

036 关键词化的香港生活 ↳ 李欣意

琐碎的生活却处处是关键词，少了一个怎么看就都不完整了……

039 别了，澳大利亚 ↳ 柳莺

跟它不知是前生的约定，还是三世的缘分，就这样爱上了它的广袤原始和自然纯朴。

§ Latte - 情感

042 叶 ↳ 梦实

秋风又起，这次书市便在落叶的告别仪式中渐渐散去，今年的书市比起去年显得有写冷清——虽然还是很热闹……

043 樱花 ↳ 笔岸独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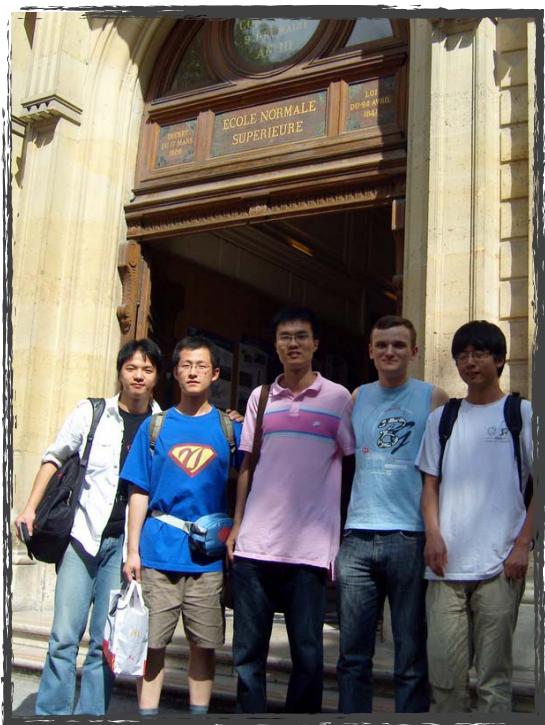
在这个樱花盛开的季节，你还好吗，你在哪儿……

044 择 ↳ 贝.离

初夏傍晚，微暖的空气里夹杂着汗的味道，拿着年岁已高的小板凳，坐在院子的角落离，在晦暗的光下，翻开手里捂得温热的书……



奋斗吧，青春！我们为此选择踏上了征程，让一路的跌跌撞撞褪去那张张稚嫩的脸庞，很高兴，我们在成长，尽管一路的酸楚与苦痛。就像品尝着**Espresso**的香浓，苦味散尽，留下的是醇醇的香气，越品味越感动……



暑假已然接近尾声，从行李堆里翻见那一叠书，唯有叹息这整个学术上毫无长进的暑假。书堆里是四五本从北京兴冲冲买回而至今依然崭新的法语书，和那本书皮虽然磨损实际上却只有前言见过光的Hartshorne。回首整个荒废的假期，心里唯一的自我安慰便是：算了吧，这几个月里毕竟还是做成了一件事的(虽然也仅做成了一件事)。的确，申请是个耗时耗神的事，回顾自己走向巴黎高师的道路，觉得还是极其非平凡的，以至于我有一种要把如此珍贵的心路历程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冲动。

- 前传 -

第一回听说巴黎高师（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简称ENS）这个学校其实是大一的寒假在家里与父母闲聊的时候，父亲偶然提到他在网上看到法国有那样的一个学校，又是如此的幽静，又是这般的人才辈出，末了还来了一句：是单位面积产出诺贝尔奖和费尔兹奖最多的学校。当下心里就留了个印象——是个有意思的学校，不过从未想过有一天会踏入这所古老学府小小的大门。真正注意到这个学校的机会来源于两位学长的“不走寻常路”：大二下学期时，一面从高中同学口中得知马力已离开清华电子工程在高师就读数学，一面在与阎琪峰同上复分析课时了解到他暑假将去巴黎高师参加面试的消息。他们前赴后继的成功考取巴黎高师的消息打破了这所非主流学校遥不可及的神秘感，而他们的选择也让我认识到 ENS 确实有被认真考虑的价值。不过，经过一番草率的权衡，当时的我暂时搁下了这个念头，继续投入到繁忙的学习生活中去了。

文 / 傅列

转机出现在前个学期末（大三上），大概 12月份吧。某次路上遇到高堃，聊起他申请进展之余，他忽然提起“你们级有人想申高师吗？”搁了许久的念头突然变得异常清晰——要慎重认真的去考虑这个机遇。经过与已在高师就读一学期的阎琪峰几次通信，了解到了这个学校的一些具体情况，按他描述，这个学校的风格和实力让我比较满意，不过若是考取了这个学校，就意味着放弃美国的机会了。从那天起，巴黎高师渐渐地成为我正式考虑的对象，也和女友商量了这一打算，仔细地做了利弊的权衡，准备参加第一轮的材料初审。寒假里从 Berkeley 归来的黄宇浩在北大逗留了一小会儿，我和他在本阅聊起此事，没想到他竟是极力赞成我去试试看，现在回想起来，大头的支持和幽默的分析还是我最终下决心一试的很重要参考因素。

不过上学期（大三下）开学初的巨大学习压力让我一开学就忙得喘不过气来而无暇顾及这一计划，先是 MCM，立刻接上的又是托福考试，等我缓过劲，又发现当时心血来潮猛选的几门课已经拉下得不成人样了……正当我疲于应付课业的时候，周帆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印象很深，在学一的东厅里）：大四的学生也有资格申请ENS了，可以在申美国不利时作备选方案。必须承认，我天生有些优柔寡断，总喜欢把作决定的机会推到将来，保留更多的可能性对我有着莫名其妙的巨大吸引力。原本想好还没来得及实现的计划立刻出现了动摇：大四时申美不满意时把ENS作为备选，意味着可以拿它作很不人道的“保底学校”，正好迎合了我把可能性留到今后的脾气。几天之后的我竟毅然决定放弃这次机会，留到大四再说。然而那时我心里其实很清楚，大三不去申请也就意味



着基本断绝了去这个学校的可能性，因为我也是个比较能忍，比较知足的人，估计美国的二三十名的大学就能足以把我骗走了…作了决定之后还回了黄大头一封长信，也和女友说了此事，好像故事到此很窝囊地结束了。不过当时心里隐隐的不甘，似乎就像很多商业大片的结尾一样，为续集埋下了伏笔。

续集来得很晚，却正好不迟。关键是，续集远远地更加惊心动魄。

— 挑 择 —

距离ENS截止收取材料的前十几天（大概是3月初吧，ENS今年是3月16截止的），突然接到老驴的一个电话，说到他想去申这个项目，为了一些在我看来是十分微不足道的理由（我相信他现在也是这么想的）。可能是这个消息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机会在手中滑过的触感，也许是我爱扎堆的坏毛病又在起作用，当时电话里就冒出句“等我一下，一起去吧”。挂了电话，才发现自己的内心其实是多么得想抓住这个眼前的机遇，只是缺少一个触发我这么去做的理由罢了。接下来便是以极高的效率在十天内完成了申请一所学校所有的事物：填网申表格，开成绩单和在学证明，写PS，写CV，翻译各种证件，要推荐信…这里要感谢在短时间内帮我赶工完成推荐信的赵爷爷、刘张炬老师，给我参考PS的高堃、周帆、阎琪峰三位学长，当然也有一直默默在身边帮忙出点子的糖糖^_^，其中要特别感谢的就是阎琪峰师兄，耐心地一步一步细致入微地指导我做完这些事情，真的很感动。当我在 UPS最终寄出那三个大大的信封时，充斥心里的不是完成一项任务后的轻松，也不是期待通过第一轮筛选的盼望，而是恍惚：似乎开始了，我准备好了吗？

大概两个月后，正当我们都快淡忘了这件事的时候，它回来了……正在某节流形课上，范后宏老师正在黑板上大谈de Rham cohomology，突然收到老驴的短信：网上高师的面试名单出来了…看到这条短信我顿时释然、失落了：必然没我的份，要不老驴早该说“你被选上去面试了。”正一个人暗自伤神，又收到老驴的回复：“我们都上了”（为啥就不能一气儿都告诉我呀…）。当时真是相当兴奋了（和台上的范老师应该旗鼓相当的），这不仅仅是一个机会，更是肯定了我的成绩，当然很开心。既然都被巴黎高师邀请了，也就没有多想便决定赴考，于是结识了将同去面试的几位在北京的同学：老友老驴，新朋友童哲，王力。从没想过，这几位朋友将在半个月后患难与共，更想不到，还将会成为朝夕相处的同窗。

— 煎 烤 —

理论上高师应该会给每个将参加面试的学生发一封正式的带校长亲笔签名的邀请信用来申请签证，不过高师会用平信寄过来（也太节俭了……），一般需要一两个月而且寄丢的概率极高。事实上，到最后我们四个北京的同学中只有老驴幸运地得以饱览校长的真迹。

北大的期末考试悄然临近，利用复习之余，我办了形形色色的公证书，但是赴巴黎的签证手续却始终由于迟迟未到的邀请函被一再搁置。直到有一天巴黎高师的国际部老师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Email给我们说只要用电子版的邀请函去申请签证即可。那天是6月17日，我印象很深，因为从那天开始我们北京的四个学生就踏上了和签证作斗争的艰苦征程。理论上讲，签证的申请分成两部分：先递交一些材料至一个机构 Campus France，得到CELA证书，然后将此证书以及一些其他材料递至另一个机构 Visas France，由其代办到大使馆的签证申请事宜。当时距离买的飞机航班（7月8日）还剩下21天，因为我们的机票是打折的，不能改签，不能退票，这21天就是deadline。记得是那周的周五（7月20日），我刚考完广义相对论还没来得及惋惜一下自己的计算失误，就前往海淀公证处领取新鲜出炉的公证书，还没等胶水晾干我就风风火火地跑到光彩国际公寓——Campus France所在地，赶在他们下班前五分钟递上了包括公证书在内的所有材料。值得一提的是，最后有大约两千米的路我是真的“跑”着去的，原因是打车N久未遂，而Campus France 4点半下班的限制…最后我估算了一下，完成那次“负重+支线任务”越野长跑任务（书包七八斤左右，共包括两个支线任务：1.打探路人确定目标大致方位，难度系数8.0；2.纵深渗透 Campus France具体位置，难度系数9.0），用时15分钟，创造个人历史最好成绩。



自从我们先后递上自己的材料，便拉开了与 Campus France的可歌可泣的斗争。从那时起直到我赴巴黎考试，我的生活每天完全是一个模子：白天跑出去办事催人，晚上打电话，写邮件求助，生活在一种越来越绝望的气氛中。我们北京的四个考生组成一个团队，轮番打电话“骚扰”Campus France前台，催促我们的进程。从老驴的付款确认问题，到我们英语成绩问题，当然最主要催促“请快一点”，整整催了十天！到后来，前台的那个接待员已经练就了瞬间听出我们嗓音的能力，我们一开口不需要自我介绍，她就会立刻机械的回复：“我们会以最快速度办理，请您耐心等待，及时查看个人页面”。这句话我们累计听了至少三四十遍，就是个人页面不见有进展，眼看就要来不及了，可是Campus France就是没有动静。该求的，吵得，

骂的，逼的都试过了，软硬兼施，N管齐下，毫不奏效，就差老驴的“哭诉计”没有付诸行动了。我们深深体会到，作为一名出色的办事机构前台接待员需要多么深厚功力以及多么强大的抗打击能力，“我自巍然不动”的境界不是我等涉世未深的学子所能领悟的。

日历翻到了7月，意味着我们剩下的时日到了个位数，不过5个工作日而已，而签证申请的第一步尚未完成。我们已经陷入绝望的境地，不知道Campus France会把我们的材料拖到何年何月，当时我们就苦笑着打趣：要是7月8号大家能够在飞机上见面那就是奇迹。真的，我长这么大没见过奇迹。这时，童哲突然离开了我们这一团队自寻出路竟瞬间搞定签证，之后闭关修行，奋发备考，此事不提。



7月1日 (距离航班还有7天，其中5个工作日)

剩下我们三人中数我特别，在当天下午竟然奇迹般拿到CELA证书，心底又燃起了希望。从一旁没有收到音讯的老驴和王力的眼里我看不到任何有关羡慕或者嫉妒，唯有绝望。

7月2日 (距离航班还有6天，其中4个工作日)

一早便把CELA证书连同护照和其他材料交至Visas France，却被告知不可能在4个工作日内发签证，心里尚存的一丝侥幸已经去了大半。

下午，绝望的老驴和王力因某些错误信息竟然冒险假冒成无业人士闯入Visas France申请旅游签证却被瞬间识破。经过工作人员的热心帮助，终于明白错误信息的根源，方知险些做成无法挽回的涉外过错，大叹被骗。当时我不在场，没有经历如此惊险的一幕，但能体会到本来绝望的心又发现最后的一线希望是个更大的错误时那种无奈。

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让我们三人签证奇迹复活的回春妙手也在于此！他们在Visas France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得知求得签证其实另有蹊径：直接预约法国驻华大使馆，面见签证官。当下，老驴和王力便约了第二天和第三天的面见大使馆签证官的机会。要知道，大使馆每个工作日只有两个名额面见签证官，异常难得，他俩的名额是运气极佳碰到了退约的人才争取到的，等我得知此事打电话预约时，被告知早已排队到半个月以后了。

无奈的我只有求老驴次日面见签证官时带上两位弟兄。

7月3日 (距离航班还有5天，其中3个工作日)

一早我们三人便来到使馆签证处，结果只放行有预约单的老驴一人进去。半小时后，老驴满面春风出来：“没问题了，收了我的材料和护照，签证官说8号之前可以拿到的！我们的情况使馆已经知道了。”我们几个当然是非常的开心，终于找到了办签证的“正途”，王力也就放心的回去准备次日的材料了。只有我知道自己的特殊性，我的签证可能还存在大问题——因为我没有见过签证官，材料和护照是通过中介机构转交的，极有可能还埋藏在茫茫待处理队列当中。后来的事实表明当时情况确实如此。

7月4日 (距离航班还有4天，其中2个工作日)

一早我们三人又来到使馆，王力顺利递交护照并被告知下周一可取，老驴被告知尚未搞定下周一取。而我呢？仍然只能通过王力的口传，消息也仍然一样：使馆知道我们的情况了。但是我的护照可能还没被这些知情者找到呢？甚至我很怀疑他们愿意去找过吗？

7月5日 (距离航班还有3天，还剩一个工作日)

7月6日 (距离航班还有2天，还剩一个工作日)

在苦闷和焦躁中度过，没有任何心情做去巴黎的准备，从来没有如此绝望过。也从未如此气愤过：冗长制度+低效率办事=害人

7月7日 (航班前一天，最后一个工作日)

三人再次齐聚使馆，不同的是老驴和王力手中已经拿到了盼望已久的签证。而我呢？同样只能站在铁门外的马路上，听他们传话。签证官对老驴说得是：好像没有看到我的，有点问题；对王力说的却是：已经办好了，但是却不在使馆，可能下午会运回Visas France。那时的我完全



是一头雾水了，只能跑去Visas France办公楼地等了一个下午，问遍了能问得所有人，直到所有的人都要下班了，还是没有发现我的护照的影子。能反问大使馆吗？别人中午十二点就早早下班了，谁还理我呢？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北大，想着第二天的航班，连哭的心情都没了，真正的绝望了，开始想个安慰自己的理由忘记这整件事情。

晚上在北大收到了老驴和王力的短信：不要放弃！女友也在身边说：坚持到最后！和父母也通了电话：最后试一试！其实也不是这些话又激励了我，而是我想为了这么长一段时间的奔波完成任务——做到所有我能做的罢了。至于能不能做成，说实话，当时的我已经不想了。只想在扪心自问时能说：我尽力了。

7月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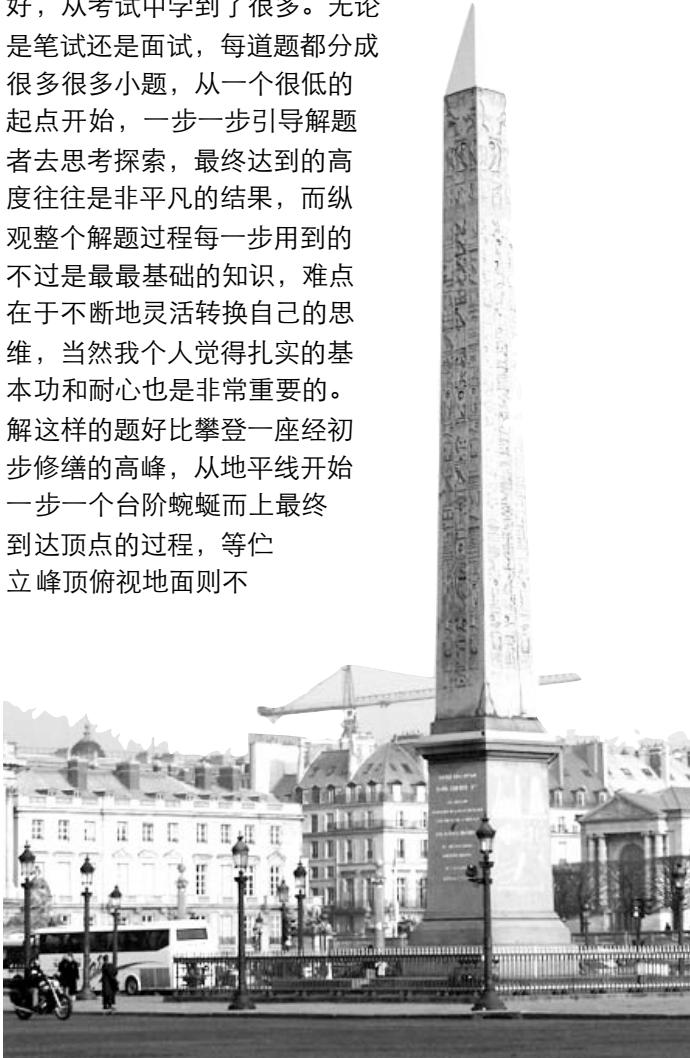
那天的我内心已然平静，很早就起床在书包里塞了几件衣服权当去巴黎的行李，以防奇迹发生，就到使馆门口去做最后的交涉。不知是不是因为我那天去得很早或者因为前几天的每日铁门外骄阳下的守候感动了工作人员，他竟意外地肯拿过我那封修改了无数次的表明自己情况的信读完，并答应帮我去询问签证官。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得让我都不敢相信：先是这位好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已经办好签证，立刻去Visas France取；结果我去了之后发现仍然没有我的护照，他们落得个“弄丢公民的护照”的大罪名急了位主管；这下可好，一边Visas France全面搜查，一边使馆紧急召回正在休假的经手签证官，一边主管又是道歉又是安慰我，说实话我没想到有人能比我还急；最后终于听到主管一句话：你的护照找到了，在使馆，签证已办妥。我当时都不敢相信了，急忙折回使馆，终于第一次踏进了那扇铁门，一名和蔼的签证官递给了我那宝贵的带签证的护照。奇迹终于还是发生了。

我一看表，距离飞机起飞还有2个多小时，刚够到机场的。接下来便是向父母、女友、老驴和王力以及身边的同学散布这个奇迹，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发短信的手指和打电话的声音都是难以抑制的抖动。掂了掂肩上的书包，嗯，这次旅游的行李最轻，不过旅途最远，关键是：我们已经迎来了奇迹。

—在巴黎—

在巴黎面试的这十来天是很特别的经历，从来没这样玩过，也从来没这样考过。先说玩，我们真可谓见缝插针地玩，不遗余力地玩。除掉考试后剩下的短短几天内我们跑遍了巴黎的大量著名景点：从塞纳河到西岱岛，从巴黎圣母院到卢浮宫，从奥赛博物馆到蓬皮杜美术中心，从协和广场的方尖碑到战神广场的埃菲尔铁塔，从卢森堡公园到先贤祠，又乘长途火车跑去枫丹白露度假一日，还在法国国庆日看了阅兵，去了凯旋门，穿过亚历山大三世桥在荣军院前近距离触摸了真的飞机坦克，逛了香榭丽舍大街，要不是因为法国商店关门早老驴说不准就买回了LV的包包，晚上还兴致勃勃地在绚丽的铁塔下观赏了礼花。总的一句话，囫囵吞枣地玩也很有趣，充满了新鲜感以及高频率地被震撼，被倾倒。巴黎确实名不虚传，非常之美，而且美得有文化底蕴，关键是与中国的美风格不同，让我大开眼界。在家这几天，读了姚哥送的《带一本书去巴黎》，早已想好要按照姚哥的建议，空余时间要探访一下大革命的历史遗迹，也去找找血雨腥风的巴黎。

再说考试吧。分成笔试（第一专业+第二专业）、评论文、第一专业面试、第二专业面试，我的第一专业是数学，第二是物理。现在回想起来，最大的感觉就是题出得好，从考试中学到了很多。无论是笔试还是面试，每道题都分成很多很多小题，从一个很低的起点开始，一步一步引导解题者去思考探索，最终达到的高度往往是非平凡的结果，而纵观整个解题过程每一步用到的不过是最基础的知识，难点在于不断地灵活转换自己的思维，当然我个人觉得扎实的基本功和耐心也是非常重要的。解这样的题好比攀登一座经初步修缮的高峰，从地平线开始一步一步一个台阶蜿蜒而上最终到达顶点的过程，等伫立峰顶俯视地面则不



免有点“恐高”。对于我们这种尚未脱离“业余”级别的登山者来说，学会攀登这样稍经开发的山峰不正是成为“开山路”的专业登山者的必经之路吗？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范后宏老师的流形课期末考试第二大题，完全一样的风格。这里我还想再夸一次，范老师这道题出得真是好！（其实我比较熟悉的众多朋友中似乎只有一位高人对范老师出的题持否定态度）每一步用的都是流形最最基础的概念，但是当我用那个处处非零 1 -形式导出其拓扑结构是个环面的时候是真的有点儿“恐高”了，不知道有没有别人有同感。

扯远了，回头说巴黎的考试。另一件事让我很难忘，就是那个评论文（comment）。所谓评论文，就是给一段科学或者哲学的文章，让你谈谈感想，主要考察学生的哲学思维素养。这次给了我们一篇 Penrose 写的关于 mathematical world, physical world, mental world 之间的关系的科学哲学文。我猜想所有人都看得云里雾里。我也只是大概看出个 main idea，但是好在我平日时常思考类似的问题，所以观点积在胸中，刚好这回让我一吐为快。下笔如有神，2个多小时整整写满八大页，还硬是把好多话憋回心里，草草结尾赶在结束前上交，估计用母语写作的人都没我写得多…关键我比较自豪的是写的还都没有废话，写得很踏实，都是学术的内容，学术的例子，没学基础数学不懂点近代物理估计都看不懂我写的词，据说法国无论什么升学招生考试，不管文理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部分来考察哲学素质。这点和中国“类似”：无论什么考试，都要考一门课叫做政治。在这一点上我想说法国和中国都很成功地达到了目的：法国的这种传统确实造就了学术界浓厚的哲学氛围，而中国的学生们确实也在无形中被灌输了马列主义的哲学观念，而且随口也能说上几句相当“主旋律”的空话。而两种考试所基于的理念却是正好相对的：一个是启发自主的思考，解放思想——自由，一个是在打着“解放思想”的牌子试图塑造人民统一的意识形态——禁锢。我绝不会否认自己对两种考试制度的爱憎，我想，这与爱国无关。如果哪天中国的大小考试里少了那门其实根本不谈政治的政治课，甚至能够加入一些促进年轻人在接触到马列哲学这一哲学流派的同时了解其他哲学流派或者



自发的形成自己的哲学观念的时候，中国的教育也就出“以人为本”的第一步了。

再次扯远……考试结束公布成绩之前其实我是比较绝望的，因为占据比例最大的数学面试我发挥得很差；问问周围的中国的外国的同学好象都比我多做了好几题，当时郁闷坏了，都和父母、女友、及各种好友打上预防针了，告诉他们这回发挥不好，考中希望渺茫。自己还暗暗算计着这么来旅游了一趟值不值。最后校长在 28 个面试者前公布最后录取名单时，我估计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读到“Lie Fu”时，我都兴奋得麻木了，居然极其平静地接过校长递给我的信封。等我慢慢反应过来的时候老驴已经听到了他的名字，童哲也手舞足蹈地接过了信封，当时的四个战友还剩下王力，我忽然预感到了更大的奇迹。一声“Li Wang”，我们四个人激动的拥抱在一起。生命中能有几次这样的激动？写到这里还能清晰感觉到那一刻四人相互激荡沸腾的热血，那一刻四颗加速跳动的心的共鸣，看来心路历程的记录已然达到效果了。

四



一路走来

文：殷庆

拖了这么久的心桥约稿，再不出来实在说不过去了。这段时间都在回忆去年九月以来自己都想了些什么都干了些什么，偶尔还能翻到仅有的自己写的东西，甚至是一些聊天记录。总的来说，自己的想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成熟了，世故了，还是对现实妥协了，又或是真正看清了自己的路。这些都有待时间的检验了。半年多的努力却以一个自己四年米绝对没有想过的结果结尾，我除了哑然一笑，实在是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我的心情。

毕业后直接工作的想法从08年寒假实习的时候就有了，但最终决定找工作是在放弃保研之后。似乎自己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一个习惯，看到了一个机会就想抓在手里，全然不管这个机会是不是适合自己，有没有必要去争取。而保研这个唾手可得的机会自然也不愿意放弃。在确定不能保金融系的时候，离确定是否得到保研资格还有一天时间。一旦具有了这个保研资格，我就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无法开出成绩单，要想中途变卦找工作的话，会有很多麻烦（虽然现在回过头来，这个困难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大）。那个时候，似乎已没有心思去联系其他院系，而且自己又早早买好了十一去上海的火车票。于是，我做出了自己少有的决定，放弃保研，找工作。这样平白无故的放弃一个可以到手的机会，在我的记忆中，似乎还是第一次。

放弃了保研，深吸一口气，我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车。为什么去上海，是因为要面试吗？不是，我只是想看看上海，看看这个将来也许会工作甚至常驻的城市，以免有

了offer我没法考虑。我看到了上海，看到了传说中的黄浦江，外滩和陆家嘴，也在同学的寝室玩了两天军棋和赶完了BP (British Petrol) 的deadline (极其fz的Open Question，四个问题直接废掉我一半脑细胞)。对上海没有特别的感觉，中午在汇丰的楼下看到一堆堆的白领们向学生放学似的冲向散落在写字楼四周的餐厅吃饭，心里觉得这种生活状态有点可怕。

从上海回到北京，开始正式进入找工作的状态。十月中旬是众多投行，商行和“四大”的deadline特别集中的日子。自己用Excel做了个网申数据库，距离deadline两天的时候标红提示。然后，我就开始了投简历的日子。那时候什么状态已经记不太清，只知道看到 deadline还在两周以后的公司我就不想投，看到标红的 deadline就疯了似的赶。填网申填得有点麻木了，写 open question也越写越顺，随便一写就狂超字数。十月还经历了雷曼的倒掉，一些好朋友没能通过投行的暑期实习留下来，渐渐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高盛梦估计就只能是梦了。觉得自己的简历还显单薄，也投了一些短期的实习，拿到了几个面试，但是都没有成功。但所幸也顺便了解了一些公司的情况。到了十月底的时候，在紧张中赶完了大部分的deadline。Job版上开始有人晒自己投了多少个公司。当意识到自己投的数还不到别人的零头的时候，我开始有些危机感了。开始在坏人网 (ChinaHR) 上乱投一些简历。所谓乱投就是利用存在坏人网系统里的简历，看哪个公司顺眼就稍稍修改一下

简历投过去。第一个给我笔试的联想，就是我用五分钟的时间投出来的。

写到这里似乎应该提及一下我申的职位。携八月份在汇丰实习异常顺利的余威，九十月份的我处于信心爆棚状态。觉得自己就应该是个banker，还应该是个非常好的sales。于是，只要招Sales&Trading的投行，我必投sales的职位。后来经过暑假跟的经理的提醒，投了一些Operation的职位。四大嘛，传说中的保底offer，统统投了审计。后又在一位师姐的提醒下，注意到自己财务方面的背景，开始投了一些实业企业的财务职位（联想就是这样的，另外还有思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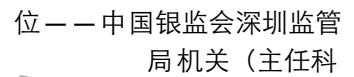
十月份的另一个主旋律是听各种宣讲会。十月来开宣讲会的，自然是以投行咨询为首的大牌外企们。为什么要去听宣讲会，早先我自己也不太清楚，更多的因素可能是觉得大家都投的地方自己也应该投，大家都参加的宣讲会自己也不能落下，也就是传说中的跟风……后来发现，听宣讲会的一大好处是为网申的时候写OQ积累素材，比如最常见的一个问题是因为什么投我们公司的这个职位，为什么你能胜任这个职位。要是本身就对这个职位很了解当然就不用操心了，要是不了解的话，比起自己上公司主页去慢慢找相关的资料，听宣讲会上HR的介绍效率就高了不少。再后来得知，还真有人能通过宣讲会后的瞎聊套到面试机会甚至offer。

十一月是人生各种完整的月份。第一个面试来自KPMG，群面+单面。具体过程就不赘述了。只能说，这是我面得最好最成功的一次群面。之所以说这次群面很好很成功是因为面得太和谐了，整个群面过程中几乎没有分歧，大家在我（注意是我）的引导下，顺利地完成了整个

case。两天后，我收到了二面 也就是par面的通知。这次kp的一面，从好的方面来说是增强了我群殴的信心，坏的方面说是让我错误得估计了群殴和谐的程度。直到后来经历了众多不和谐的群殴之后，我才意识到KP的这次群殴是多么地不典型。在一周以后的par面中，面对par艰难蹦出的中文，我又顺利地完成了这次一对一的 par面。11月25日，我拿到了我的第一个offer——Audit@KPMG Beijing Office。有些激动地依次给爸爸和爱爱打电话。有了offer，心里一下就踏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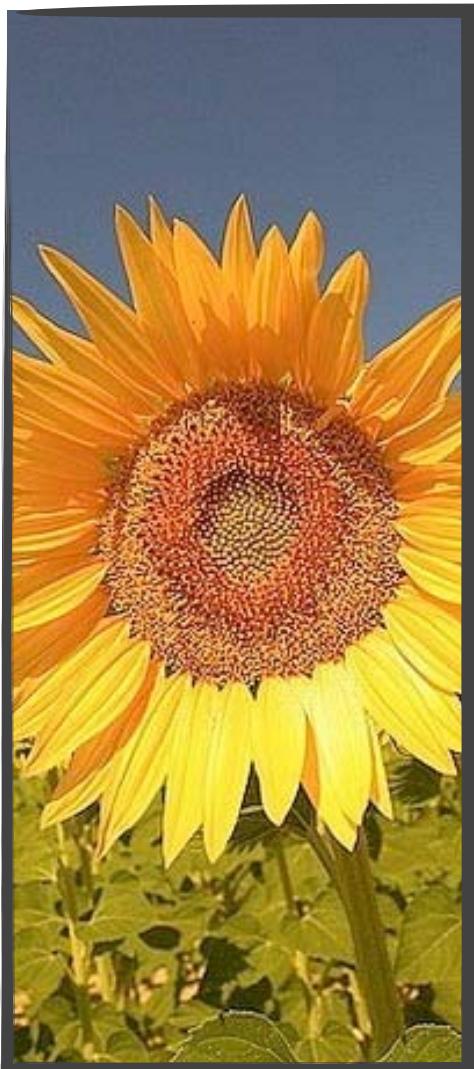
十一月拿到了人生的第一个offer，也遭遇了dream offer的破灭。两个月的暑期实习让我对汇丰有了相当的了解和好感，对他家的Trainee项目更是很有兴趣。与投其它公司狂赶deadline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提前一个月就做完了汇丰的网申。但结果却是我连简历关都没有过。Dream offer就这样胎死腹中，我除了怨念也别无他法了。在无语和郁闷之后，我也只好接受了这个现实。

十一月的另一个重大事件当属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了。面对父母隔三岔五善意的提醒“今天的新闻说，今年的国考将于三天后开始报名。”“国考开始报名了哦。”我知道我要是不报名的话，耳根子短时间内是无法清净的了。终于，在报名截止的前两天，我终于从上万个职位里挑出了一个愿意考虑我这个非党非硕没有基层经验的“玩家”的职位——中国银监会深圳监管局机关（主任科



员及以下，从事银行的现场检查及非现场监管工作）。在网上提交之后我才发现还有资格审查这个环节，要是在两天后的审查结果中显示“不符合”，我连改报其他职位的机会都没有了。所幸，第二天上午我就发现我审查通过了。于是长舒了一口气，总算完成了父母交给的任务。

剩下的十一月，就在似乎有点悠闲的间或的笔试或者面试中度过了。期间去就业中心开了一次就业形势座谈会，在大家的畅所欲言中我开始意识到今年找工作的形势是多么严峻，但会上deme师兄的一席话让我很感动，“你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希望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据说这段话据说出自老校长胡适先生1932年写的《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我虽然还没到这儿悲壮的程度，但还是开始有了一些担心。不过好在第二天就来了KP的offer，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1月30号，我参加了国考。上午行测下午申论。有了kp的offer在手，再加上本身对公务员没什么兴趣。整个考试的过程非常轻松和顺利。我想，我也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一个offer在手，似乎整个人都脱离了找工作的状态。拿到offer后开始看《冷眼看四大》和《审计一家言》这两本书，越发觉得审计的确是一个很适合自己的职位：一方面需要细心，另一方面又需要在工作的时候动脑子，有自己的想法。能够接触到客户，跟人打交道；而又不需要像sales那样把陌生人变成熟人进而变成客户。收入上来说也还不错，三年后能到1w多。唯一的缺点就是会很辛苦，忙起来没日没夜的。虽然在雁渡寒潭上也看到了不少的负面消息，但心里却总是把这个offer往好的方面想。还一度有了个雄心壮志，以后要做Fortune 500的企业的CFO。比起刚开始自我感觉就是为sales而生，到这个时候觉得自己很适合做审计。不知道这是对现实的妥协还是真正对自己有了清晰的认识。

KP offer在手的十二月，就显得有点无聊了。没有了激情，不再漫天撒网地投简历，只是拣一些自己觉得名字响当当非投不可的地方投。Job版上开始间或有人发出哀嚎，说自己要找不到工作要失业了。外企招聘的高潮似乎已经过去了，舆论中心开始转向以垄断型央企为首的国企。五矿，中粮这些听起来陌生，但仔细一想又如雷贯耳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job版上。这个侯的我，已经清楚地知道这些国字号的地方对硕士学历有多么大的偏好，草草投了简历就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只是后来有位生科的本科生拿到了中粮的offer才让我有点后悔没有认真对待这些为数不多的搞校园招聘的央企的机会。十二月就在玩儿似的参加了中行深圳分行的两轮面试然后挂掉中结束了。

告别了极其丰富多彩的2008，迎来了似乎一切都已确定的2009。1月上旬，国考的成绩终于出了。我坚决地抵制了利用短信有偿查分提前一天知道成绩的诱惑，而在查到分数之前，已经从考试报名系统中查到了入围面试的名单。在我打开那个Excel表格之前，室友就告诉我里面有我的名字。（剧透啊剧透！！）于是这唯一的悬念也没有了。又仔细研究了一下那个表格，推断自己的排名应该是8/12。依次给父母和爱爱打电话，汇报了这个情况。至此，我已经算是超额完成了任务。第二天查到了自己的成绩，行测77.2，申论42.5，总分119.7。后来看公务员版报分的情况，知道行测算是高分，申论平均水平，总分嘛，比较热门的职位都进不了面试。现在想来，自己当时不知道哪根筋抽风报了这么合适的职位导致大损rp。再冷静分析了一下，8/12的位置并不好，有机会，但是希望不大，不过自己本身也对公务员没什么兴趣，现在已经超额完成了任务，那就等着通知年后面试吧。

在回家后不久的某天上午，我被通知公务员面试的电话拽出了梦乡。2月14日专业笔试，15日面试，地点在广东银监局机关。Oh no！我早早就买好了2月16日成都回北京的机票。如果去面试的话，这张机票就报废了。我还得

重新买回北京的机票，再加上往来京粤两地的机票，为了一个给了offer也不去的职位付出这么大的经济代价太不值得了。我的第一反应是翘掉面试。跟爸爸说了我的想法后，他一如既往的表示尊重我的选择。虽然我知道他其实很想我去，但就是觉得实在没必要为了一个不喜欢的工作这么折腾。

寒假就这样过着，大量的时间需要打发的我，开始仔细思考是不是应该放弃这个面试机会。回想起以前跟bb姐关于金融业的闲聊，必须得承认金融业的确是目前最好的行业之一。自己去四大的根本目的也是想在练就了扎实的财务功底后再去金融业谋得用武之地，这本质上是一种曲线救国的策略。而去银监会系统也能达到这样的目的。银行业作为金融业的核心产业之一，能毕业后直接进入这个行业自然是最理想的。而通过在汇丰的实习我也明白银行社招对于行业工作经验有着多么高的要求（两年的从业经验是基本要求）。银监

会作为商业银行的监管部门，也是银行业的重组成部分。进了银监会也算是迈入了银行业的行列。相对于从四大转银行的跨行业流动，从银监会转到商业银行的难度就小了不少。因而从长远来看，这是个可以一试的机会。而从眼前看，kp的收入可能会高些，但那是以没日没夜的加班换来的。而做公务员的话，工作相对轻松，虽说可能没有去企业的那种成就感和新鲜感，但我完全可以利用空闲的时间来学习和弥补我学历上的不足。而在现在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公务员的稳定性就显出了它的价值。再有就是白白放弃一个到手的机会实在不是我的习惯。于是，我决定参加面试。对于一向主张我做公务员的老爸来说，这个决定自然是应该支持的。既然要面，自然就得好好面。于是2月5日我便回到了北京，一边联系liumath准备资格审查的材料一边准备专业笔试和面试。

转眼到了2月14日，此时的广州已经有了相当的温度，我在专业笔试和广州的美味小吃中度过了人生第一个穿短袖的情人节。专业笔试难度挺大，再加上我那几天准备实在是过于轻松，考下来感觉很不好。第二天的面试，从早上八点等到下午四点，终于轮到我了。一学期以来的面试经历已经让我有了丰富的面试经验，而且之前中国银行的面试也让我有了面对多位面官的经历。但是把专业问题变成口答的面试形式就直接让我郁闷到死了。“请简述一



下巴塞尔委员会将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分为哪八大类。”@#￥%……，鬼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一边懊悔自己选了一本好的参考书却没有好好背诵，一边坦诚自己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但愿意凭自己的直觉用一个案例来说明银行的操作风险。就这样，五个面试问题赤裸裸地挂了一个，我带着不能去香港观光的遗憾从深圳飞回了北京。

开学以后，关于四大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开始裁员甚至裁小盆友的流言越来越多。除了裁员，没有OT，轮流强行休Unpaid Leave等节省开支的政策也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流传。虽然去KP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深圳银监局的offer成了我越来越强烈的愿望。在经过了有些漫长的等待后，我终于查到了自己的面试分数。面试得了95.3分，让我看到了希望；而笔试却只有区区61分，刚刚燃起的希望一下子又弱了下来。知道了综合成绩却还要等待最后的宣

判更是痛苦，每天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方式访问www.cbrc.gov.cn。终于，银监会的主页上挂出了拟录取名单。下载，打开，把Excel表格拖到最后，没有我的名字！心情并不是很失落，大学四年在各种牛人的夹缝中生存的我早已对失败没有了感觉。再看一遍，居然刚才看漏了自己的名字！把之前的面试名单翻出来一对比，发现笔试成绩在我前面的七名考生全都挂了……开始依次给父母，爱爱和朋友们打电话。后来的体检和政审也在长时间的等候通知和波澜不惊中度过。 3

月26日，深圳银监局要求我寄三方协议过去。至此，大半年的求职之旅终于尘埃落定。

从最初的雄心万丈剑指高盛到现在心安理得的去做我的小公务员，这中间的转变我自己都感到惊讶，不知道这是一种对现实的妥协还是自己的成长。谁知道呢。好几次想在国考的过程中放弃，到最后极度渴望这个offer，生活就是这样看得见开头猜不到结尾。四年的数院生活，我鲜有在竞争中胜出的经历。我也心安理得在各种牛人们的夹缝里挣扎着。从大一上的三门84，到跟风报GT盘算着读个统计PhD；从大二暑期的OVAL决赛组委会到rp好到爆的拿到寒假实习的offer，再到整整两个月的暑期实习。就这样我从四年来自是情不自禁的跟随着众人出国的脚步，到现在算是走了一条鲜有人走的路。一路走来，回头看，能做的也是哑然一笑。

那些天 这几年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文: Temperature

to ever



2005年9月初。

那时我们还年轻，大家还不怎么认识，QX在桌前默默地收拾着行李，在父母陪伴下的LJF如此年少。隔壁寝室还不像后来那样刀光剑影，对面寝室倒是一直的热闹。班会上互相介绍，认识了高谈阔论的石头，热情的8皮，独特的老景，还有更多有趣的同学。师兄的交流会上对数院生活的描绘，让我既期待又恐惧。

晚上回到寝室，熄灯后便从家乡的见闻和初来的体验，一直聊到各种不靠谱的事情。第一次夜聊，也是四年寝室生活的开始。



半个学期过去了。

第一门期中考，几何学，寝室全军尽墨，数院展现了它残酷的一面。

郁闷之余，和LJF整天泡在三教的二楼小教室，让数分离代泛滥在我们的脑海。记忆中的那个周末，天空有点阴沉。

后来我们才渐渐习惯了考试中的不如意，渐渐发现有些事情比考试重要得多。我们终于走出了中学。



大除夕的白天。

人生中第一次见到真正的雪花。雪不大，兴奋却无法形容。

和各室友从学五、静园、西门一直绕到未名湖北的小路，又回到未名湖上。雪飘到身上时若有若无的感觉，四周茫茫的雪景，都如此新奇。

一个月前已纷纷飘落的银杏黄叶，三个月后将争芳斗艳的繁花，和这一场雪，构成了我对北大难以磨灭的印象。一切都很简单，很美。



2006年底。

又是寒冷的冬季，还不曾下雪，似乎每天都有蔚蓝的天空。

过去的一年，在学习和堕落的交错中平缓地度过。每个人似乎都是这样，在预设的道路上大踏步地走着，没有多少犹豫。

即使常常为某些难题苦思冥想，终不得解，即使感到课程的难度渐渐加大，理解愈发吃力，仍咬牙坚持着，坚信一份耕耘一分收获。

学习、悟道、再学习，一切似乎顺理成章，直到下一个春天到来。



三个月后。

蹭了些高年级的基础数学课，也接受了fhh老师复变的洗礼，数学显得更加精妙，也更加难以捉摸。

认识了Kernel、Abel、Qpig等基础大牛，折服于他们对数学的热爱与执着，也感叹他们的勤奋与渊博。虽然在数学面前每个人都是小学生，但是相比之下，我的根基太薄弱，理解能力也远为不及，更重要的是，我对数学只是单纯的好奇，而不是热爱与追求。在他们面前，我发现了做数学的应有状态，也开始怀疑自己的目标。

一个下午，和Qpig、小强一起躺在静园草坪上，仰望连系着手中的线轴的碧空里渺小的红色风筝。那种惬意让人怀念。

虽然，理想的风筝已经悄悄断线、飘远。



10月。

漫长的暑假奉献给了红宝、新东方和AW。国庆节，GRE即将到来。

晚上，和小强到了未名湖的石舫上、粼粼的湖光中，坐着聊天。他说，AW过后，感觉离选择自己的将来又近了一步。离出国或读研的选择，离选校选专业的决断，只剩下短短的一年。

是啊，之前一直觉得毕业还远，抉择还远。可是大学已经过半，似乎前途还是一片迷雾。

从五个月前选专业开始，到此刻，到一年之后，甚至到毕业学期的开始，这片迷雾一直笼罩着，久久不散。

虽然迷惘，路还得一步一步坚持地走。当时的我相信，走过了GRE，走过了那个学期，就会拨云见日。



2008年3月。

又一个学期开始了。上学期选了基础和统计的几乎所有专业课，却没有判断出自己的喜好。这个学期继续。

那一天，和十名同学一起找赵爷爷聊天，问及大家的方向，大半懵然不知。然而，抉择就在眼前。

此后开始找师兄、老师询问各方向的情况，然而，前三年的走马观花和浅尝辄止导致选择的艰难，无法找到自己喜欢而又适合的道路，课程的繁重又让我无暇深思。拖延着，又是一个学期。

依旧怀念那每周三的晚上，和Qpig、LJF、小强、Thomson等人在一教外面慢慢地走，一起思考，互相启发。也许，我还是喜欢这种生活，喜欢这种交流。然而，抉择终究把我们引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



2008年秋。

一个漫长的暑假，没有让我想清楚什么。

小强、Qpig、Thomson、8皮，还有更多身边的人，最终确定了努力的方向，并各自努力着。我也开始试着做出选择。

凭感觉决定出国，凭感觉选择方向和学校，凭感觉写PS，一直追问着自己喜欢什么，能做什么。放弃了基础数学，而确切的结果仍旧没有得到，烦躁不安。找推荐信、开成绩单、SUB、合寄，事情还得一件一件地做。12月底，申请结束，前途依然未卜。

得到的信息越来越多，对自己的了解也渐渐加深，但直到后来得到offer、选择学校，我依旧无法弄清楚自己的将来。只是我觉得，一个大致的方向、一个大概的目标，也许已经足够。

了解世界和自己，是漫长的过程。22岁的选择，当然未必准确。但只要这个选择符合此时的了解和追求，也就无法挑剔。

而且，更关键的也许不是选择，而是选择后的坚持与付出。



2009年4月。

我和小强、Qpig、8皮，回到静园草坪。

晚霞中风筝飞翔，夕阳下我们仰望。一样嫩绿的草，一样温暖的风，两年已经过去。

我们各自定下了方向，三个月后就将远隔天涯。此刻却无愁绪，只有与当年一样的心情。

寝室里依旧是各种不靠谱的瞎扯，只有凌乱的桌面映出时间的流动。

大学的四年即将过去，我们究竟成长了多少呢？

除了不断被记忆和遗忘的知识，也许就是这次痛苦的抉择，这段困惑与迷惘，表明着年龄的增长。“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在迷惑中渐渐自立，也许是所有人必然经历的过程。

大学之后，会有更多难料的改变、更多困难的选择。但经受了大学的历练，希望能更从容、更自信。这也就是大学的意义之一吧。

四



我的四年——没有排除法

文：李明

我不用Apple的产品，但我是Steven Jobs的超级粉丝。老乔以前每年的Macworld Key Note我从来没落下过，老乔2005年在Stanford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已经记不得看过多少遍了。就因为老乔说过：

“You have got to find what you love. You should follow your heart”

After six months, I couldn't see the value in it.

大学开始的六个月后，我彻底看不出我念名声这么好的大学意义在何处。

选择北大数学，是出于某种天真和理想主义。在第一次来北大报到前，我对未来的大学生活将会是怎样的完全没有概念。我的脑海里有李大钊，有海子、有英达、有王丹，想着学了数学，每天先生上课时讲到完美的数学公式会情不自禁，每天都有无数人生的哲理等着我去参透，每天有书生意气，每天有挥斥方遒，每天有诗歌佐酒，每天有烂醉如归。

还记得2005年的那个夏天，五四的路上挂着醒目的条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用去四年，我想明白了，北大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是幻美的理想与囧人的现实的差距。数学课永远像嚼木乃伊一般无味，吉米多维奇像千年的僵尸永远在下课后等着你。我永远清楚的记得，第一个学期数学分析的期中考试，我，39分。这简直是比小时候当众被同学扯下裤子还要严重的奇耻大辱。我忿忿不平的跑去查分，结果是庆幸老师手下留情。六个月，一个学期过去了，期末的数分，我考了满分。但是经过六个月我彻底看不出念这所大学的意义在何处。

没有理想的北大四年是最痛苦的。其实理想并不是一个判断句，像幼儿园那样说“我想做个科学家”。理想就是大学做你最喜欢的事情，追求你最喜欢的女生。其实GPA这东西，对的起天地良心就足够了。你可以多花点时间，将成绩由60分提高到80分，记住这足够了。因为你要想从80分提高到90分，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其实某种意义上你是浪费时间。

GPA是镣铐，虽然很多人能做到带着镣铐跳舞，在北大，我们把这种人叫做“牛人”。带着镣铐跳芭蕾的人，我们叫做“牛魔王”。我自惭形秽，于是大学六个月后就把镣铐脱掉了。这里最大的不同是，当你带着镣铐时，你永远会用排除法思考问题。当面临兴趣、爱好和学业的选择时，你会排除掉那些让你偏离“伟大光明宏伟目标”的选择，走向众人膜拜的康庄大道。

生活中总用排除法来思考，实在是件很糟的事情。北大的学生总是面临无数的选择，保研？出国？工作？还是考研？这是个问题。其实哈姆雷特考虑的生死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也就问下自己to be or not to be，然后就继续苟活着或者死了。而北大的学子们，无数的人们，每天都会重复问自己这个问题，无数遍的进行排除法这一无比理性睿智的算法。而结果往往是选择了最差的。如果采用了排除法，Bill Gates现在是一名唯利是图、按小时收费的律师；Steven Jobs会是软件公司一名普通员工；王石会是国家机关里一名循规蹈矩的公务员。如果采用了排除法，这个地球上会少很多有趣的人。

The only way to do great work is to love what you do.

做事凭直觉，这就是我想要的。

大学四年，实习做了不少，各种脏活累活都算做过了，保险业、人力咨询、风险投资、创业公司、投资银行、战略咨询也均有所涉猎。

投资银行和咨询，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都是无数毕业生向往的工作；高薪、一身名牌、空中飞人，这两个职业拥有太多吸引人的地方。但是我的经验是，做投行或咨询，通俗点讲，很像看A片，看得人很爽，做的人就未必了。在投行面试的时候，面试官会问：

如果让你每天工作到4点，至少持续三个月，你能做到吗？

相信无数人为争当“主角”会说“我能做到”。而事实是只有很少的人能适合这一行业。他们属于那类自我激励、身体强壮、意志坚强、时刻都用最高标准要求自己的那类人。

当初为了进入投行，大学四年我付出了很多努力。我曾花了无数时间从网络下到有关投行各方面的资料，上百遍的修改cover letter和简历，为了一个暑假实习，投了上百家公。不可否认，很多时候我用的是些很笨的方法。在北大，大有只投一两家公司就拿到很好offer的牛人存在，但是很不幸我不属于那类人。



其实关于投资银行或者华尔街的好电影并不多，但是《Wall Street》和《The pursuit of happiness》却给我带来那样的感动。看着影片中的Chris拿着电话，为了一个deal，不间断的打着电话，为家庭，为幸福，自己就感动的想哭。

成功的人都是偏执狂，这话一点不假。为了大三暑假一个实习，我上过无数家大大小小金融机构的网站，找到HR的邮箱或者通信地址，发去或邮寄我的简历。尽管我也知道机会简直微乎其微，但是每次都会对即将发出的简历检查再三。而后来，连经常去打印简历的地方的老板也认识我了，因为全北大只有我会用100克的黄色纸打简历。即使只有个联系电话，我也会毫不犹豫的打电话过去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实习生。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直接去了凯雷中国在嘉里中心的办公室，径直闯了进去，拉着一个长的很像老板的人就递简历。记得那人当时着实被我给雷到了，想不到现实中还真会有这样的人来递简历。实习生自然是没戏，不过整个下午跟那位先生聊了很多，关于职业发展、关于价值观。临走的时候，他送我到电梯，对我说：

Ming, frankly speaking, I think your behavior is kind of stupid. But I appreciate your effort and enthusiasm a lot."

偏执狂就是那种很轴的人。德意志银行的全球市场部招收暑期实习生，我进入了final interview，但是结果挂了。那一次，我觉得自己离成功已经那样近了，已经可以嗅到成功的味道。回来后，整个人处在亢奋的状况里，久久不能平静下来。用了两个小时，我给final interview里两个德意志的董事总经理发去了长长的email，去argue，去向他们再次证明我才是最适合这个职位的人。当时这样做不知是为了什么，也许就是为了让心里好受些。结果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其中一位大老板在晚上的时候给我打来了电话，细细的向我解释我落选的原因，告诉我还年轻，需要更多的积累和历练。最后他说道：

明，其实我一点也不担心你会找到顶级投行的intern的，你的激情大家都会看到，这也是我欣赏的。

Keep on going, never give up!

而另一位大老板在我发信后一周，突然一天给我回了信。其中说到，当时他收到信的时候还在出差，不想用Blackberry随便给我回封邮件，而等会到了家的一个夜

晚，给我回了一篇很长的邮件。他说，从业二十多年，面试无数，从来没见过我这样 interview挂了后还这么强烈的来argue的。虽然结果我还是没能获得那里的实习机会，但是我从现在看来那时的挫折如今就是宝贵的财富。

2008年的中秋节，我在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的 intern room干活。那个夜晚，得到了雷曼兄弟倒掉和美林挺不住的消息，心情很压抑。这学期在 CCER的领导力的课堂上，听杨壮老师口沫乱飞的对华尔街横加批判、对投资银行的倒塌幸灾乐祸，心里很是想骂娘。记得德意志的一位董事说的好：

投资银行是唯一的做事情可以又快又好
的地方。

曾经执着于这一行业，是因为在这里你能碰到最优秀的人，是因为在这里你可以尽情挥洒激情。每次给老板提交的工作，我都会反复检查至少七遍以上，不想因为一个甚至微乎其微的错误贬低自己的价值。即使日常工作繁忙，也坚持看完了公司内网上所有的材料。近三个月，从来没落下过周一的早会。代表公司去上海参加培训，有一个比赛，看能多快用Excel完成一个财务报表。华尔街的纪录是由瑞士信贷的一个哥们创造的，36秒。在上海的那段时间，每天晚上我都会无数遍的摧残键盘。很可惜，最后我个人最好纪录也只是37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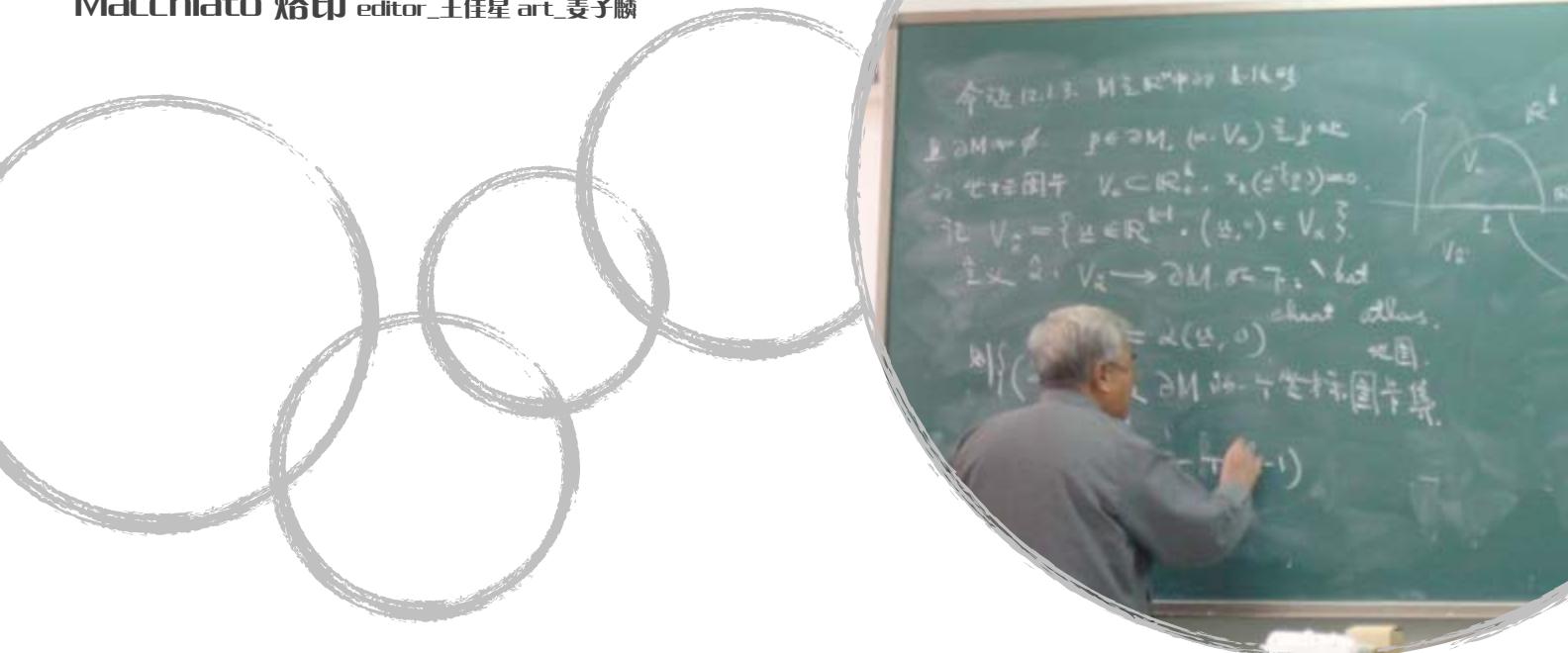
无论是怎样耀眼的行业，平时的工作总是很繁琐、枯燥的。但是只要做的是你喜欢的事情，就会有很多有趣的地方。而当the deal is done的那一刻，所带来的巨大成就感让你觉得以往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努力工作都是值得的。

最后送上老乔的经典语录，自勉共勉。

Your time is limited, so don't waste it living someone else's life. Don't be trapped by dogma – which is living with the results of other people's thinking. Don't let the noise of others' opinions drown out your own inner voice. And most important, have the courage to follow your heart and intuition. They somehow already know what you truly want to become. Everything else is second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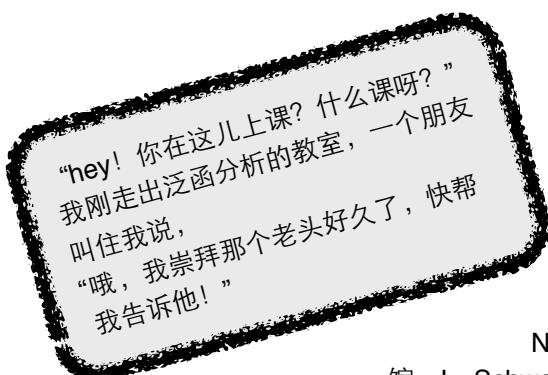


轻轻地来又轻轻地离开，当Ta挥一挥衣袖和你道别时请别伤心，感动已经是最美好的回忆。呷一口温柔的玛奇朵，那甜蜜的印记早已深深地刻在了心头……



陳爺爺

文：余越



他就是我们的数学分析老师，陈爷爷。花白的头发，洪亮的声音，岁月抹不去陈爷爷对于数学的热情。上他的课将是一段难忘的回忆。严谨的板书，一丝不苟的学术态度，打动我们。他有那个时代特有的幽默，兴致好时，更会花上大半节课给我们讲Gauss, Cartan, Grassmann, Von Neumann, etc 各个数学家的段子。Banach的咖啡馆，L. Schwarz的太阳，M. Born的新娘，老汉的自行车……由于多次有意或无意的重复，成了脍炙人口的故事。但每一次，只要陈爷爷一开始，大家便会停下手头各种杂活，抬起头津津有味地听。

陈爷爷批判传统的数学分析教育。认为数学分析课应该为21世纪的数学家准备新的内容。他在数分课上向我们介绍一般的点集拓扑，抽象的测度和积分， L_p 空间和Cartan的微分形式。我们开玩笑说，应该把数分课改名叫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s。当时甚至还有些怨念地一知半解地往脑子里塞进这么多抽象的概念，如今却整日与它们为伴，用它们思考，用它们学习新的知识。曾经让我纠结的微分形式，在复变，常微，拓扑，甚至物理课上无处不在，又当我看到测度论让概率论严格化，Hilbert空间让量子力学不再民科，兴奋之余，回想着陈爷爷的话：“这些都是现代数学的常识！”

摘抄一些陈爷爷的语录，留作纪念。

嫁鸡随鸡，嫁犬随犬，嫁数学
随数学——再繁再累我们也要算
下去。（接着感叹说，chern的
算功呀...）

大学就是大规
模的学习。（被
谴责作业太多的时候）

俗话说：三句不离本行。学数学就要谈数学，你们可以
在食堂谈，在寝室谈，还可以漫步在未名湖畔谈。（续
篇：现在你们食堂有桌子椅子就不好了，以前我们边走边
吃，可以先跟这个人谈谈几何，再跟那个人谈谈代数）

音乐会事实上是在
享受波方程带来的快
乐感~~

Osgood定理
表现一种传染性，
就像流感.....

未名湖不是一个星形集。清华
是连通的，北大是不连通的，不
过算上电线就连通了。

伊顿公学不知道是什么，
大概是人大附中类似的.....

溥仪皇帝有个太监，每天早上，为了叫
醒黄帝起床，他不能碰黄帝，就只能不断
地说：“黎明即起，万机待理。”（当可爱的
lixinyi同学走进教室的时候）

感谢来自唐云清的回
忆和冯玥的校内摘录

很多动物出生时比人小很多，
但很快就长得比人大了，为什么
呢？是因为人在不断的学习，学
习消耗能量啊。

人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婴儿
出生不久就能分辨谁是母亲，
谁是父亲，谁是陌生人。要知
道母亲的脸是一张多么复杂的
曲面！

现在你们武器库里的武器越来越多了，要该
出手时就出手。（军备主义者：Taylor级
数，Lebesgue控制收敛定理，Hahn-Banach定
理，每讲完一个大定理总有这样一段 refrain，
然后接着一个巨长无比的老汉故事：从前有一
个老汉，他家炕上放着三亮崭新的自行
车.....）

计算是硬分析，抽象的理解是软分析，你
们要学会软硬兼施。。。给你们透露一点期
中考的消息——这次考试软的也有，硬的
也有。（关于考试，陈爷爷从不多透露什
么。一向便是“从小学开始的都在考试范围
内”。要问什么题型，回答总是数学题。）

你们不能只知道怎么从寝室到
食堂，不知道怎么从食堂回寝室（ $(1-x)=1+x+x^2+x^3+\dots$ 当我们没想到
左边用幂级数代的时候）

主角出来了——贾宝玉来了！
(证明 Stirling 公式时，算了好
久，终于出现 $n!$ 的时候)

今天你们的世界观要好好改造
一下（费了半节课解释为什么 A
不真，B不真， $A \Rightarrow B$ 真之后）

越是讨厌的东西越是可
爱，讨厌的东西里面往往有学
问。（让我们把“讨厌”的Euler-
Maclaurin公式记住的时候，还
有说到幂级数在边界条件下的敛
散性时）

上课睡觉的就是小白兔。上课讲话说
明你没有受过教育，至少没有受过近代
的教育。（我们这些自由散漫的孩子还
是常常惹陈爷爷生气滴）

转载：佚名

看过港片《春田花花同学会》吗？没看过也没关系，这里只是取其片名而已（注：春——宋春伟；田——田陆）。

北京冬季的午间，风和日丽。39楼欢声笑语，人头攒动。高代部长宋春伟同志携田陆领导一行，不远千米抵达了2层，深入数院的各处基层宅寝，并为其带去了良好的祝愿。

13时20分，宋春伟同志兴致勃勃地叩开了231寝室的大门，向前来迎接的A同学一行表示问候。他饶有兴趣地视察了我们被数分题虐待的情景，与普通同学同乐。接着，宋春伟同志唤醒了正沉浸于动作影片的B同学，并与其亲切地拉起了家常，不仅关切地询问起他的东北故乡，又询问了他的数分考试情况，使欢乐的气氛锦上添花，额外增加了不少庄严肃穆。在愉快的交谈中，他多次强调，A同学当班长辛苦了。A同学表示，为人民服务，累点儿也是值得的。

随后，宋春伟同志又流畅准确地发表了有关笔者的若干信息，甚至补充道，“我知道，你是著名写手吧”。他对基层如此深入的了解，使我们不禁发出由衷的赞叹。

最后，我们向宋春伟同志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宋春伟同志感人肺腑、振聋发聩的话语依然久久萦绕在我们的耳边，成为我们不能抹去的金色记忆。

上次他在课上说“有的同学被数分了”，我当时猜想，大概是老宋看了我的日志了。啊呀，看来老宋果然是名不虚传的人肉搜索里的骨灰级。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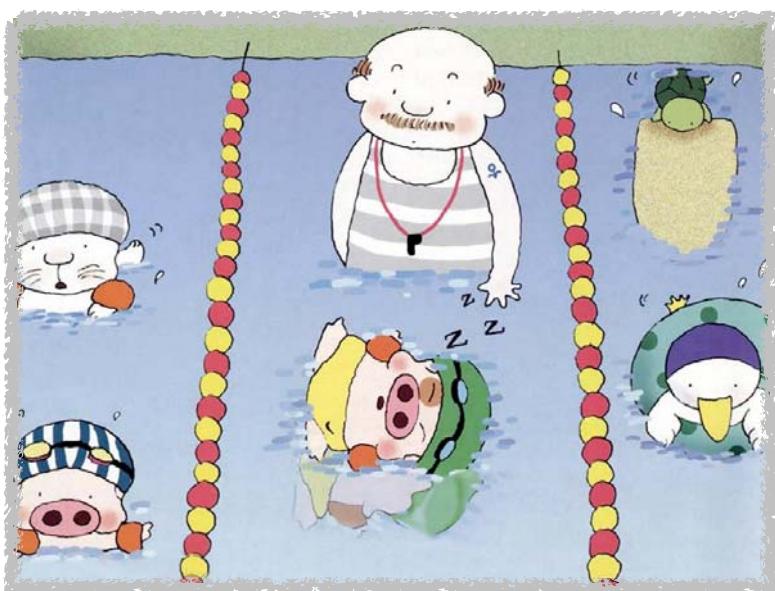
看看下面的吧（估计很多人都看过了），别的不说了，向他敬礼！

宋春伟老师——最可爱、最善良的老师

你能想象一个只教你一学期的老师记得自己班上将近二百个学生的生日，并在他们生日那天一一发短信祝福，还在BBS上为他们发帖祝贺么？

你能想象一个老师在中秋节上课时自己花钱给每个学生买一到两块月饼发给大家，然后羞涩地搓搓手说：“不好意思，我只能拿这么多，多了就拿不动了……大家如果不够的话还要多担待呀……”

你能想象一个老师在学生考试时悄悄地走到每一个学生的桌边，为他们放上几块饼干和点心，再悄悄说一句：“吃完了再管我要”吗？



春田花花

同學會



你能想象一个老师在1-2节上课的时候看到有同学打瞌睡，就从包里拿出好几大包咖啡，对大家说：“困了的同学，这里有咖啡，现在去冲”吗？

你能想象一个老师通过学生的博客（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老师是怎么知道我们的博客地址的……）或者其他网络日记了解每一个同学的现状，并不时地给每个人送去祝贺或鼓励吗？

你能想象一个教数学的老师在他所教的最后一堂课上拿出自己做的满满一篇对仗工整、情深意切的古体诗，表达他对我们的不舍吗？

你能想象一个老师给中国学生点名用中文，给韩国学生点名用韩文，给日本学生点名用日文吗？

……
太多太多的想不到，就汇成了我们最可爱、最善良的文科高数老师——宋春伟老师。

宋老师一定会在某一天看到这篇博客，那时的他，估计又在不好意思地微笑了吧。 凹

乒乓声，乒乓情

1

首先隆重推出我们的主力+技术顾问+指导—艾颖华同志！我们的士气就是他首先带动。看他打球动作比较开，非常舒展和奔放，是一位很有经验的选手。我觉得他很像大将马琳，从脸型和表情一直到动作，只是他比较瘦，是马琳的瘦身版。还有一点小区别，就是马琳一般是把球放在桌上弹两下然后在短裤上擦两下再发球，而艾是放在衣服上擦两下。

第二场对战化学学院是最艰难的。传说中他们的主力韩东选手是怎么打也打不赢的，所以我们准备采用田忌赛马，结果中间递交条子的时候出了一点bug,我们比化学院早交了我们阵容的名单，然后他们在我们的对话中听到了艾颖华的位置，结果进行了调整…使得我们的主力就这样3: 0被人家干掉了。不过那个人实力确实强啊，高一个档次也只好打出gg了（good game）,不过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第三场出现了艾认为打的最好的一场比赛（对战法学院）。尽管第一局输了，但接下来艾的状态那个叫好啊，基本上采取以下模式：一轮之后，艾先起手，对方挡回来，艾再猛攻，如果再被挡回来（基本上就这么两下其实），再拉，对方就这么被拍死了。输得没有啥脾气了。

接下来艾又赢了软件学院的。我们院最终以小组第一名出线。不过艾由于明天有事要去天津，难免有些小伤感，不过这次也有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打北大杯了，以后我们小辈们要努力啊，听说04年以前数院还拿过两次第一名呢。

2

然后介绍我们的二号猛将奚立。本来比赛9点开始，奚立好像昨晚没有睡好，上来似乎是在睡梦中被我们叫了过来，早饭还没有吃，结果好像脸色也不是很好，手还在发抖，晕乎晕乎。结果貌似水平只发挥了50%左右，打出了他认为史上最萎靡的一场。

第二场奚立上演精彩“翻盘”。注意这里是有引号的。在两局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两局进入最后一场决胜局的较量。并且打到了10: 8领先，我以为一段人间佳话就要诞生了，对方叫了个暂停进行一番指导后奚连吃两个发球。10: 10.心惊肉跳（我看的都紧张）。最后对手连续使用那种发球，以14: 16我们输了……

后来奚同学状态渐佳，越打越剽悍。最后两场都赢了。

3

接下来要说到我们的女性杀手甘文颖同志了。话说我们这次混双全胜啊，基本全靠甘大牛。他发球女生基本是接不住的，这就为奠定胜局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我们的女队员都说甘大牛好啊，跟他搭档都不用怎么打的呵（对手直接接不住发球而gg）。然后我们有位同志形容甘“人面兽心”，哈哈。第二天干同志又赢了对手一场，导致他在今年的北大杯中获得全胜。

4

我们仅有的两位女选手那是非常辛苦的啊，每场都上。数院女生资源确实有点稀缺。恩~有赢有输，不过能打这么多场精神非常可嘉恩。

5

最后轮到我们的可爱的助教陶大江老师。话说他都是打最后一场，我貌似不是非常关注……实在抱歉。听说两局还立下了不朽的功劳呢。最后一场当我们得知我们以第一出线时，都没有啥人为陶师兄鼓劲了，有人还开玩笑说“早点输掉”……最后他想跟对手握手，结果对手没有看见，回头走了，我跑上前去与之握手，引起一片笑声……

第二天由于主力不在，第一场我们被淘汰，今年还只是进到八强，明年继续努力。回



我所知道的数院

文：08级光华管理学院 张庶平

吾本弃笔多年，今蒙王君提携嘱托，特撰一文，饶有兴致。然吾并非数院中人，其所见所思所书，实乃吾一家之言，定有主观片面之嫌。但望诸君姑妄听之，一笑而过。



如果北大的空气真如传说中那样自由不拘，如果数院门生不是那样深居简出充耳不闻院外事，想必诸君必然获悉数院的光荣称号——北大疯人院。上句中“光荣”一词并未加引号，无任何讥讽嘲笑之意，因为“疯子”在别院心中有种近乎天才式的至高无上感。研究数学并能在数院存活持续研究数学的人，想来定有一个不同于常人的精密大脑和一颗沉静脱俗的心。

我刚上高中时，有个刚拿到国际金牌而保送北大数院的学长为新生作了一个有关学习方法的演讲，至今我记得他的名字叫邵烜程。本以为如此大牛必然学究气十足，但讲座中学长的无厘头作风和调侃老师的不正统行为让高一新生们完全颠覆了对北大数学系学生的看法。我的校友王君（竞赛保送数院），亦是一个学术大牛和秀逗达人，其见识之广博、思维之辽远着实让人惊叹。

对数院的另外接触是在高数课上。高数让人痛苦，但这丝毫不影响高数老师带给我们的幸福。数院的朱学贤老师是我生平见过的最有魅力的老师之一。当我们为拉格朗日纠结为泰勒伤神时，朱老师总能用妙语“雷”倒我们，于是我们重生。用某方法不能解出答案时，PPT上会出现“无奈……”；当解题到一定境界，会有“惊喜！”或是“豁然开朗”；当一道题可用不同方法，朱老师会语重心长地说：“Do as you like.”

Handwritten notes and calculations from a math notebook, including:

$$\sqrt{2x+1} + \sin x = 5$$

$$J = 3.141592$$

$$x_{\text{in}} = \frac{-b \pm \sqrt{b^2 - 4ac}}{2a}$$

$$e^{x^2} = e^{2x+3} \Rightarrow x^2 = 2x+3 \quad \frac{x}{2}$$

$$C_s = \int s' dx = \int (-1) dx = -x + C_s$$

$$\text{abs}(x-y) = ?$$

$$x^2 + y^2 = 1$$

$$x^2 - 3x + \ln x = \dots$$

$$V = \frac{1}{3}\pi r^2 h$$

$$\begin{cases} x^2 + y^2 = 1 \\ 3x^2 + 2y^2 - 3 = 2x \end{cases}$$

作为文科生的我而言，在课上听朱老师聊时事政治和人生哲学，可能是高数课带给我的最大乐趣了。开学第一节课，朱老师就聊起了三鹿奶粉事件，过了几周侃到了奥巴马，他说的内容我大致已经淡忘，然而那股心系天下热血沸腾的浩然之气仍在我的记忆中回荡不逝——比起那些只会钻研难题而不明大义的老师，朱老师是多一点思考，

多一种胸怀。这种胸怀更具体体现在我们的考试中。期末考试那天，我因为计算错误在一道题上卡了壳，没办法积出分来，朱老师见状在一旁乐呵呵地指出我的错误，让我恍然大悟同时又感激涕零，感叹中学考试与大学考试的不同。其实很简单，朱老师会宽容对待学生的计算错误而更注重思维模式的培养，因为他真正重视数学的大美，所以不受一点细枝末节的干扰。

数学习题课的助教亦是平易近人、个性纷呈的。有在最后一课请大家吃冷饮搞有奖表演节目的，有自嘲说“哈哈，你们选上我的课，后悔也来不及了”的，有在课上大谈北大学生是“天子门生天王贵胄”的.....

若要我给数院本身总结出一条规律，似也说不清道不明，它实在是大而化之的概念；而以我有限的接触来凝炼无限意义上的文化精神，似又有不妥。然而数院的那种严谨中的灵活，学术中的气度，将长留我心。 囧



加了巧克力的摩卡给生活添上了些许
质感，时而甜甜的令人沉溺，时而泛
起阵阵酸苦却仍然让人陶醉。直到一
切逝去，留下了色彩斑斓的眷恋……

阿甘正传，Forrest Gump 是我最喜欢的电影。

很多人谈起这部电影喜欢引用一句话，life is just like a box of chocolat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 going to get.

从某个方面，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for what other than chocolate you can get from the box?

I 阿甘

有一个问题困扰了很多人很久：人生应该如何度过？人生怎么才算是有意义？

有的人选择了金钱，他们每天拼命挣钱，并计划着怎样挣的更多；

有的人选择了人际，他们每天八面玲珑，并计划着怎样攀附下一个权贵；

有的人选择了经历，他们每天出游探险，并计划着怎样制造下一个奇迹；

有的人选择了知识，他们每天苦思冥想，并计划着怎样攻克下一个难题。

在此，我不是想像庄子一样，说无论为何目的而奔命都是远离大道。

我只是想说，阿甘没有太多的梦想，他基本上没有自己做过计划。他说他从军很高兴，因为总会有命令告诉他该干什么。他安于命运的安排，他很少想着怎么样再充实着自己的人生，他喜欢机械的重复自己的一天。

这是他和常人很不同的一点。

所以他活在别人的世界外，很少有人关心他的生活、想法。

虽然上半出电影是在阿甘的自言自语中展开的，但实际上剧中他很少对人说话，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聆听者。他的智商，要为此承担很多责任。人们怎么会认为一个没有

太多想法，没有正常梦想的人有意思呢？他的人生一定无聊透顶了，根本不值得交流，更不值得喜欢。

即使是和他很亲近的人，其实也不大了解他。他的妈妈更多的把他当作一个需要保护的孩子；他的战友更多把他当成一个灌水对象；他的珍妮一开始更多把他当成一个可怜虫，后面则是一个依靠。

但实际上他的人生惊人的有意思——他经历甚至造成了许多美国历史上的重要的事件。如果是别的人，其中一两件便足以吹嘘一生。但他没有，他不怎么在乎。

即使是面临再重大的场合、人物，他的态度也并没有兴高采烈。他似乎只是历史流 程中的一个 observer，饶有兴趣、默默的看着这一切。

这就是他。

II 布巴和丹中尉

在命运观点上，他们和阿甘形成了对立。他们都各自有着深厚的家庭传统，或许是从小的耳濡目染，或许是因为经验丰富，所以他们都有着强烈的命运归属感。他们对自己的未来都做足了准备，朝思暮想。布巴梦想成为一名捕虾船长，他知道关于虾的所有事，他死在越战战场；

丹中尉梦想成为一名光荣的军人，他在遭埋伏后想的是同归于尽、战死沙场，他成



文：童心



了一名捕虾船船长。

但上帝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他们的命运互换了。

而且，阿甘在他们的梦想方面都要做的比他们好。

我不知若布巴死后有知，他会不会向上帝抱怨命运的不公，会不会对阿甘的成就苦笑。

我只知道丹中尉，在命运轨迹发生改变的时候，原本和善的他狠狠的对阿甘说我宁可死在战壕里，他会对着阿

甘的紫心勋章无奈，他会在怒海汹涌中疯狂的咒骂上苍的不公。

我不像他们，我还没有过如此长时间执着于一个梦想，我不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我只尝试过改变过一些习惯，我觉得很难。《美国天使》曾说，那感觉就像是上帝把你的肚子切开，把肠子拉出来，装满脏东西，再放进你的肚子。

希望越高，失望越重。这可能是所有计划式人生都要面临的风险。

其实，one man's meat is other man's poison 的反面是one man's poison is other's man's meat。或许上帝给你安排苦难命运，却正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为什么要执著一份命运要比另一份更高贵、更有意义呢？

III 妈妈

阿甘妈妈在对待命运的观点上，可以说是阿甘的榜样。

或许这是因为她和自己的儿子一样，很早就失去了选择命运的能力。单身母亲，再加上儿子的智商，她能做的实在不多。但她做到了她能做到的全部。

她的戏份真的很少，就像这小节一样短，但她的临终前的那句：

I'm destined to be your Mama, I did the best I could.
却每每令我感慨万千，因为这句话概括了她的一生。

IV 珍妮

之前说阿甘是个没有什么梦想的人，但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珍妮。

珍妮也有一个梦想，可惜不是阿甘，而是舞台上的青春。

所以阿甘在她眼中真的很糟糕，这样一个人，他有什么生活呢？他有什么青春呢？

所以她离开了他。她的生命轨迹，只和他相交过几个点。

她将自己的青春投进了时代的大潮，牺牲了许多去成为风口浪尖。

可惜她总是不得志。

在某些时候，她会想起阿甘，想起他井底之蛙式的人生；

在某些时候，她会见到阿甘，看到他的人生也并不是那么糟糕。

她有时会苦笑，有时会懊悔，最后决定回归那种波澜不惊的生活。

但是，我真的不认为她曾爱过阿甘。

上帝真的很眷顾阿甘，三番五次的助他一臂之力，但他在爱情方面真的帮不了阿甘。

曾有人跟我说过，对于一个女生来说，要爱上一个没有精神世界的人，是不可能的。

或许女生更多追求的是soulmate吧？

但我不觉得他在爱情上就一败涂地。

他真的很爱她，虽然他对她并不了解。

有的人跟我说，有些人说爱上了谁，实际上只是爱上了爱情这件事，只是爱上了他心中的那个她，但并不是真的爱上实际的那个人。

由此看来，似乎阿甘真的没有爱上珍妮。

但这种区别真的那么重要么？某种爱情就真的比另一种爱情更高尚么？

珍妮或许在现实中真的没有与阿甘生活在一起。但当阿甘回想起过去他曾去过的地方，他曾见过的奇景，Jinney：“I wished I were with you.” Forrest：“You were.”



珍妮或许从来没有从阿甘心里离开过。
那么，至少阿甘拥有他的soulmate，很好的一个。

V阿甘

上帝给了阿甘许多帮助，但实际上这些在他眼中都很浮云，或许根本抵不上和珍妮、巴布、妈妈再生活一天。

其实这些都只是作者制造的一点噱头，没有这些好运气，阿甘感受的生命并不会少多少。

也许他从一开始就只能呆在轮椅上度过他的一生，靠修剪草坪和社保过活，遇到几个朋友，静静地看着他们的生活，默默地过着自己的人生。

或许他也会横跨美国，在轮椅上。

但他的生活仍然会很真实。他仍然会像他妈妈一样，做好上帝让他能做的事情，好好过命运给他的日子，仔细地看缘分带来每个过路人的生活。他的眼睛不会被什么蒙住。

禅说：人生，在于一呼一吸之间。

但很少人曾经体会这一呼一吸的感觉。

如果览尽大好河山，却不知自己家里一棵小草的经络是如何蔓延；如果尝尽珍馐美味，却从不知一粒米回在口中绽放的一层层甜香；如果高朋满座、郊游甚广，却从不知自己妈妈的人生哲学、如何思考。

这样的人生会不会有点假？

但我们总是被某些东西蒙蔽了双眼，我们总是在追求着些什么，如财富、权力，如和平、正义。

其实真的追求到了又会怎样？你会幸福么，会live happily ever after么……

大家都是北大学子；这个身份，或许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殊荣，至少我们为之付出了许多。但你现在觉得自己生活显著幸福了么？与你记忆中的童年比？

John Mill，功利主义的创始者，曾梦想过世界在一个高效的理论模式下运作，并付出了许多心血。但他有一天想到，到了成功那一天自己并不会为此更加幸福，从此他崩溃了。

生物学家说：狮子和食肉恐龙生活的幸福程度差异不大。

我有时会想：也许我们的生活资料比古人多很多，但我们未必生活就比他们幸福。

新概念课文曾讲：很多人其实心里是羡慕乞丐的自由生活。

其实在西方，在一群人支持知识发展的同时，有另一群人反对知识的存在。

他们被称为反智主义，他们包括了大量著名的艺术家、哲学家，他们和亚里士多德一样悠久。

他们指出，教育并不能提升人的自我道德水平、感受美的能力、感受爱的能力、感受幸福的能力，反而会限制这些能力。所以他们反对教育。

他们近几年问过这么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只有像阿甘一样愚蠢才能真实地感受到人生中美好的事物，那么开启人们的智商是不是一种罪？

我不知道这些人说的对不对。我只知道他们的追求并没有得到大规模贯彻。（或许谢天谢地？）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造物者生存这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一切，让我们充满追求，而不问后果。

我只是觉得，

人生真的很像一盒巧克力，

里面有很多种味道。

里面有那些，

很多人说很好吃，

或许你也觉得很好吃，

或许因此是你所梦想的那一块。

但是当你没有分到那一块，

又无可挽回时。

记得分到你手的仍然是一块巧克力。

或许它并不如别人的光彩照人，

或许它的味道只是碌碌无为。

但只要你不嫌弃她，

只要你细心品味，

她是甜的。

回





过

文：梦实

我曾云游各地 / 来追寻人世真理 / 走过高山雪域 / 却不见 / 她的足迹 / 只听见小溪沥沥 / 静流不息

马鸣剑叱在山谷回荡，帅字军旗在风中飘扬，一队铁骑自长安缓缓开向边荒……

马背上的我，行进在旅团中央。铠甲中藏的是来自家乡的书信，与母亲连夜赶缝出来的鞋垫——这遥遥千里路，我担心这双鞋垫，终将磨破。还有腰间那个香袋，至今还存着她身上那令人沉醉的芳香。

铁制的长矛是那般冰冷，却令我想起那漫天飞雪下的誓言。我不想打仗，不想离开家乡，溪边那几亩良田，村

头几片梨树，还有那几间小屋，以及屋中那至亲的人……但我必须离开。所以，再见了，我这熟悉的一切。

窗外枝头的黄雀又将我从辽西梦中，惊醒。那梦中，有你，有我，你面容憔悴，却还带着笑，你紧紧抱住我，念起那漫天飞雪下的誓言……但这一切都不在了，米粥仍摆在桌上，却没人像以往那样，带着孩子般的笑，狼吞虎咽；这一切都不再，田间再没有那爽朗的笑了。

你可知道，今年又是丰收的一年，父亲的病也好了一些，你可知道，再过两天就又到了中秋，母亲在梦中总念叨着你。你还记得吗？你亲口说过，明年春天，你会回来。



战场上还飘着血腥的气息，倒下的又多了几张熟悉的面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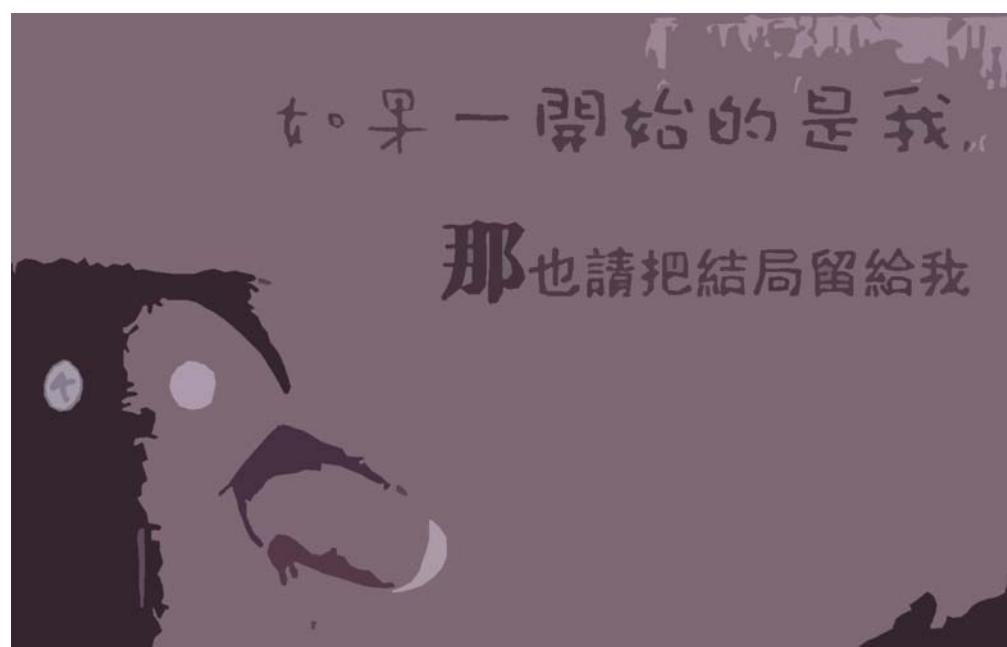
这场仗打两年，也不知家里怎么样了。烽火连年，硝烟隔断了故乡的来信，吹到这里的东风也早已逝去了江南的温存。而家信早已被折出了深深的痕印，那双鞋垫在战火的洗礼中却依旧完好如新；那香袋里，再也找不到她的气息，但每当将它捧起，一股股情思刀一般划过我的心。

军营外的哨岗上，北风呼啸声中隐隐传来人喊马啼，最终决战一触即发；冰冷的铁矛，冰冷的弯刀，这一切也

将在冰冷残酷的战场上，终结。所以，我这至亲的一切，等战争结束，我就回来。

今年冬天没有下雪，我在期待什么？江南本就是少雪的地方。

冬天过后就又要到了春天，两年已经过去了。北方那边来的说，决战已将来临，你归来的日子已不远了。母亲搀扶着咳嗽连连的父亲去赶集了，说要添点儿物件来迎接你凯旋。你说要去一年，可……



昨夜梦中又见到了你，在飞舞的梨花中缓缓向我走来……你是否也做着与我相同的梦呢？

黄沙飞扬，大地低啸，帥旗在风刀里猎猎作响；太阳刚刚升起，将大漠映得血一样的红。

风舞苍穹，刀也似在鞘中哀鸣；鼓声大振，心似乎也随之跃雀。在风声鼓声中，两军发号，霎时，千军万马在震天杀声中奔涌相撞，血与刀光如潮水一般，飞溅开来，弥漫在风中，在沙中。

战刀狂舞，枪弓铿锵，杀声没过鼓声，即随那猩红的朝阳升上天空，于云霄回荡。

周围的战友一个个倒下了，心中顿时涌上一阵狂潮，，我大吼着，举刀怒砍，心口却突然一痛，接着便凉了下来：一支箭钉在胸口……

铿的一声，刀子落到地，风似乎更猛了些，身体竟也不自主地随风，倒在地上。

胸口冰冷，却让我想起小时候在雪地里玩耍，她从后面悄悄地把一捧雪灌进我衣领里……

周围仍是人喊马啼，但那声音却越来越远，视线也愈加模糊了。

抱歉，我大概，回不去了……

乌鸦又停村外的新坟上开始嘶叫起来。

在你于大漠上驰骋的时候，你可知道，这里正被顽疾，摧残。体弱多病的父母先后病逝。邻居们都已收拾好行李，准备投奔远亲去了。

力气一日不如一日了，去郎中那里的时候，郎中摸着我的脉，直摇头。我知道，因为背上的红斑已渐渐蔓延开来……

每天朝阳升起的时候，我都会到村口去，因为隔岸来的船只有在那时才会开来。

我相信今天，你一定会来的，我等你。

我，还活着吗？还是到了地府。阳光隔了竹帘照过来，将窗外的树影也映在了檐下的阶旁……

一位老者背对着我磨药，我缓缓起来，胸口突然痛起来。你醒了吗，老人回过头来，停下了手中的活。

他告诉我，战争已经胜利，而军对已在两天前撤走……

我要回去——就算会死在半路上。

.....
他同意了，还为我备了马匹，临别时反复叮咛：小心旧创复发，否则……

村子渐渐被遗弃了，邻居离开了，村长离开了，最后连郎中也离开了。

村里空荡荡的，大概就快只剩下我了吧。夜晚，天气比以往冷，窗外没有一星灯火，而天上的星竟也像离去的人，稀疏了，月亮却格外明朗，皎洁的月光，洒在荒渺的

江面上，白灿灿的令人害怕。一点声也没有，只有那扑火的灯蛾陪伴着我。

.....
天就要亮了，我也该去那儿，等你。

风在耳边呼啸，马踏着大地飞驰。

雪飘落下来，自耳边飞过，在身后，消逝了。我知道每走一点，离家便又近了一程，我隐隐望见远处的家人，在向我招手。

家乡终于已在眼前，飞雪似梨花般迎来。心中思绪万千，心口却凉了下来……

马在风中飞驰而去，留下坠落在地的我。

创口，终于还是崩裂了。

今天你一定会回来，一定，是吧。

雪渐渐飘落下来，落在发丝上，落在衣襟上，但留在手中，却化了。

扶着墙根走，却已开始喘气，再抬头时却看见你出现在面前，带着疲惫的笑容，向我张开双臂。我欢喜着，蹒跚着，跑向前，却忽然发现你愈来愈远，消逝了。是幻吗？不，今天你一定会来的。

我看到村子离我越来越近，我听到过耳的风声越刮越小，我感到自己的生命正一点点走向尽头……





四下里突然暗了下来，幽静遮去风雪。前路梨花飞舞，地上白梅开满一路。战争结束后一起去潇湘，好吗？一双纤细的玉手从后面蒙住了我的眼，是她，我欢喜着，去握那双久违的温存，可她却随风消逝了。是幻吗？身旁的树上梅花已经开了……

我不知道过了这么久，他是否依然清楚回家的那每一条路，每一条沟。但他一定会沿那条他最熟悉，我最熟悉的路回来。

我不清楚过了这么久，她是否依旧未变，但她一定会在她最熟悉的地方，我最熟悉的地方等待。

远方的他终于回来了呢，终于回来了呢，带着一脸的疲惫，却还带着笑，蹒跚地走来，他张开双臂，身体摇摇欲坠。

故乡的她还在等待，虽然如此憔悴，可依旧那般美丽。她欢喜地迎向我，跌跌撞撞扑进我怀里。

初春要来了呢，从北风来的久违的初春。

梨花在眼前飞舞，还带着一阵甜甜的花香，催人欲睡。

眼泪，为什么会淌过我面颊，幸福已明明在眼前了，我应该高兴才对，可为什么。

.....

“欢迎你，回来……夫君……”

“我，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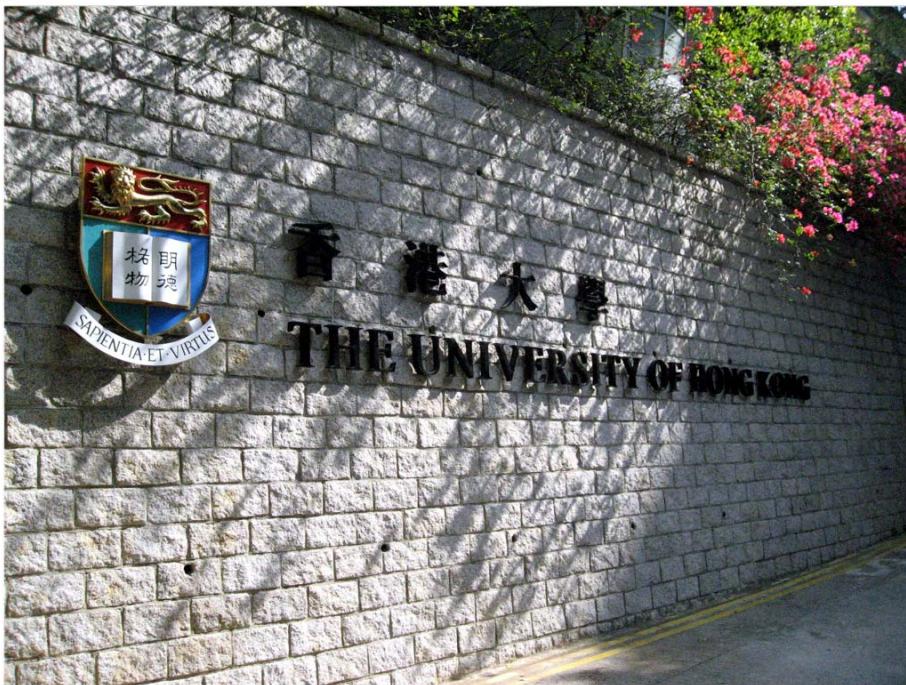
那年春天，梨花盛开，飞舞在这寂静的村子里，没有人，村头只有一双鸟追逐着，飞入漫天飞舞的花海中。

我曾云游各地 / 来追寻人世真理 / 走过高山雪域 / 却不见 / 她的足迹 / 只听见小溪沥沥 / 静流不息

匚



在大堡礁的阳光下，在中环的喧闹中，他们经历了不一样的生活，像是爱情路上的一段艳遇，荡起了心中的涟漪。在插曲画下休止符的时候，不舍幻化成了那浓浓的眷恋泡沫……



杂忆我的港大生活

文：张瑞勋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自香港归来后一直没能静下心好好总结一下，这次承蒙心桥厚爱，算是给自己一个契机了。前几天看了李欣意同学写的总结，甚是惭愧，所以在此仅写一些琐碎的思想，权当对他的补充吧。

初到香港，最大的感受就是生活节奏的变化，路上行人来来往往都像在小跑，地铁站的电梯是双倍速度的，快到有些老年人都站不稳。提着大箱子好不容易折腾到港大，又是一个朋友带着我匆匆忙忙东奔西走，一个小时搞定所有入学手续，然后马不停蹄又去购买各种生活品，等安顿下来，夜幕早已降临。就是这样的一种让我喘不过气来的氛围，拉开了我交换生活的序幕。

在港大，我需要适应全英文的学习环境，适应服务员蹩脚的港式普通话，适应半夜3点Local在楼道踢足球，适应午睡时楼下乐队震天响的嘶吼，适应一顿饭20块钱，适应去同学宿舍需要坐小巴来回，适应只会粤语的小巴司机狂飙在单车道的山路上（据李欣意同学说他还坐过一辆玩漂移的小巴）……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学会了独立，学会了很多原本不会的东西，我想这是我在香港的第一个收获。具体就不在此一一细数了，至少我被高物价和难吃的菜逼得开始自己去超市购物，自己学习做菜煮面了……说到这不得不想起那些和李欣意、秦腾在厨房一起煮東西胡扯的夜晚，也不得不顺便赞一下秦腾同学的手艺~

胡扯了那么久，言归正传，说说港大。同样是亚洲名校，港大和北大的风格迥然不同。港大给我的印象概括起来就是两个词：开放、实用。

第一天进校园就看到各种各样的老外，白人黑人金发红毛一应俱全。一周后的港岛游，车上除了我们几个北大好像就全是老外了。由于港大的国际交换生非常多，所以它就像是一个全球大party，可以感受各种不同的文化，可以看见什么叫享乐的生活方式，可以听到让人崩溃的“先

进”思想。港大应该算是一个成熟的“世界大学”了，初次体会这样international的生活，个中感受非三言两语可尽，但又不知如何下笔，所以就此算是总结了我在港大的第二个收获吧。

所谓实用，从港大的学科规模就可见一斑。看看他们的数学系，一个班才二十到三十个人，抽代复变上的像讨论班；再看看他们的经济系，上课的地点都叫Theater，就是那种用来放电影的大剧院……其次，港大的学生从不像我们一样成天泡自习室，他们更关心的是能在社团做什么职位，能找到什么公司的暑期实习。每天半夜，可以在校园里看到各种活动的场景，跳舞的，开party的，诸如此类。而且据说社团的骨干做事都是几天不睡觉的，用香港人喜欢的一个词归纳，就是非常harsh。

总体来说，港大没有北大的学习氛围，没有北大积淀厚重的SMS，没有北大的一堆牛人带着你走、给你压力；港大也没有北大的儒雅和大气，没有未名的宁静和单纯，没有秋天满地金黄的落叶。但是，我在港大收获到的或许是一种别样的视野，我看到了一个金融中心的气魄，感受了港大学生的阳光和朝气，知道了美国来的同学如何生活，明白了一个国际化的学校怎么运作。在港大的这一个学期，我想的题少了，但想的事多了，或许对于我

这样的菜鸟来说，早点想清楚将来的路怎么走，更加重要。这是我此行最大的收获。

啰嗦了这么多不着边际的话，夜色已深。怀念港大图书馆的日日夜夜，怀念凌晨睡中午起的生活方式，怀念廉价的星巴克，怀念山间公路的夜色和微风，怀念美丽的维多利亚港，怀念迪士尼海洋公园，怀念澳门恢宏的赌场……当然，怀念归怀念，我还是更喜欢我的北大，喜欢这片厚重的土地，喜欢它的踏实、大气。所以，明天还是要继续学术去，就此打住吧。





关键词化的香港生活

文：李欣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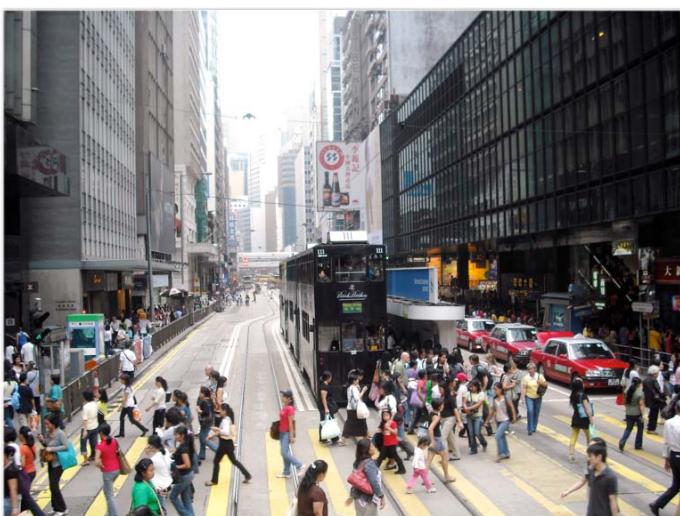


香港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在我看来也许应该改成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sland，这并非因为港大是香港诸“专上院校”中唯一一座位于港岛上而非九龙或新界的院校，而是因为港大的气质和港岛的气质拥有某种隐隐的暗合。

维多利亚风格的旧楼已经沦为各种毕业照的背景，黑白的照片也只能静静躺在博物馆中，但从那些或留在港大教书，成就一代学术，或进入社会打拼，成就一代事业的当年港大的毕业生身上，我体味到了当年港大的精神，这种精神，大概也散发着我在港岛漫步时擦肩而过的那些老房子的气质吧。

有人说现今的港大充满了俗气和市井气，但是整个香港社会何尝不是呢？社会的平民化的功与过都不是我有资格评价的。在哀叹贵族气质不再的同时，想想港大其实与香港一同进退，也并非一件坏事。再从Hall的顶楼看看中环的摩天大厦群，心里也就释然了。



港大图书馆



香港这地方的天气以炎热潮湿为主、犯了读书之地的大忌（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只有冷才能保持人的清醒和敏锐，这就是为什么热带丛林出不了学者的原因——请忽略我的胡扯），好在几乎所有楼内都有空调（香港人直白地将其称之为冷气机）能够保持人头脑的清醒。既然有如此好的条件，在没有政治课的每周18个课时的专业课之外，宅在寝室开空调多少有些奢侈浪费，于是我便常来图书馆。

我有个坏习惯，总是喜欢在学数学的时候坐到文科阅览室，在读文科书的时候却常常跑到一帮学理的人中间。这种做法固然有些假（按四川话的说法叫装怪），但是却可以让我能专注于阅读，不被旁人的主题所干扰。港大图书馆的形制，大概是下面几层放西文书籍，上面几层东亚书籍（这里的日文学术书真多——港大有钱的标志）。于是我就常常呆在顶楼的中文阅览室赶作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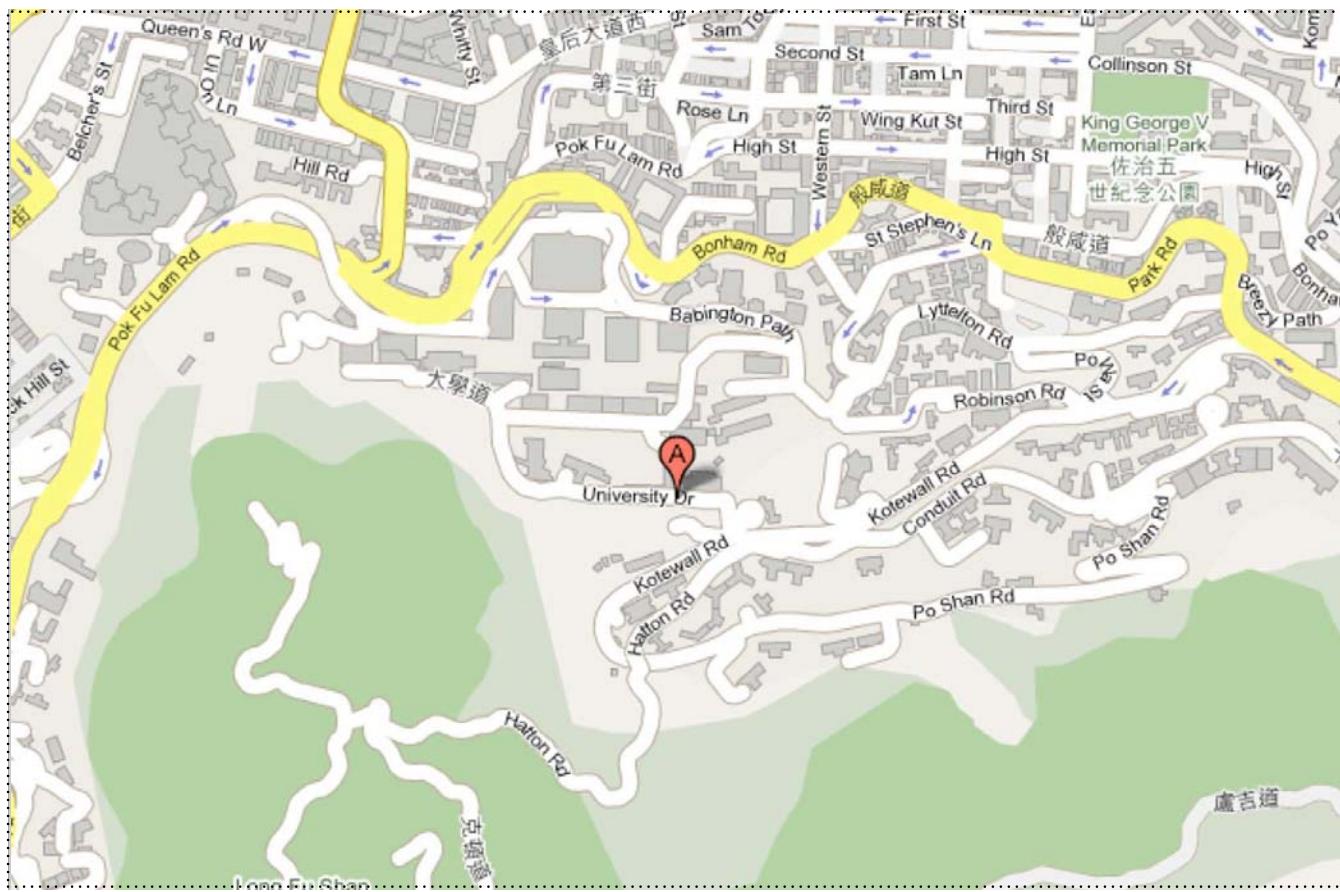
从顶楼的玻璃幕墙望出去，能远远地看到维港的海水以及被高楼刺得支离破碎的urban skyline。港大的建筑大多几层楼高，坐落在半山上，背靠的是青绿的自然，面向的是喧嚣的街市。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隐喻：学术虽然不起眼，却因为其天然的高度，用一种几乎是慈悲的眼光俯瞰现代文明的喧嚣，正如靠窗而坐极目远眺的我一般。然而在香港这种数十层的高楼冲过半山腰的地方事情又另当别论——摩登时代的灯红酒绿、透过现代性的不可一世的豪气隐隐传来的后现代的轻轻的鄙夷与讽喻，已经对学术的神圣下了战书——那割断海景的楼盘真可谓大煞风景。正因为此，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学术机构应该建造在山上，一为脱俗，二为睥睨天下。

交通秩序

堵车问题在香港严重否？如果全让内地司机来开车，非天天堵死不可。可是香港曲折不平的窄窄的小路，为什么能够通畅无阻呢？驾驶礼仪非常关键。香港人开车不比北京人更心平气和。然而红灯停、让行人，不超车不是摄像头交警监视下的战战兢兢，也不是罚款扣分高压政策下的秩序井然，而是一种融入每个人的礼仪与道德品质。

音乐会

我是个附庸风雅的人，熟悉我的人和看到本文的人都知道这一点。然而每周都去听高质量音乐会这种事，在北京是办不到的。艺术当然是享受，但却不是也不该是奢侈品。于是我也乐得每周去买学生半价票，却能坐到为学生票预留的前排座位上。



这种待遇，在百年讲堂只能靠不守规矩才能得到。

观众中有很多老年人，有的衣着光鲜，有的相对寒碜一些，也有很多年轻白领和学生，大概都是放工放学以后赶来的，不过素质都很高，无论坐在什么地方都听不到叽叽喳喳的讲话声，相机和手机不合时宜的响声，甚至连咳嗽也能忍到曲目结束以后（对比国内的演出，我们脸上是不是该发点烫呢？）。不过古典乃是外来音乐，听来听去总觉得缺少什么——于是我在临走之前又去了一次香港中乐团的10年纪念演出，同样的高素质，但是加演时的全场雷动，让我在交响式编制的国乐面前又一次感觉自己抓住了中国文化的根。

离岛

香港很多年以来都是个没有大桥的城市，直到“玫瑰园计划”的实施才把大屿山和九龙连接起来。而港岛和九龙之间的交通，因为维港风景线也许还有港口通航的缘故，也一直是靠海底隧道而非大桥维系。于是几乎是基于一种拓扑式的兴趣，我对于不处于同一个“连通分量”的离岛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漫步在堆砌得不甚整齐的两三层小楼间，丝毫体会不到城市里的喧哗与骚动，而是一种让人莫名感动的闲适和宁静，作为一个成都人，我对这样悠闲的生活的认同和向往压过了对琳琅满目到光怪陆离的铜锣湾或者灯红酒绿的刺耳的兰桂坊的反感和厌恶。夕阳西下，华灯初上之时，人的视线收缩到半条小巷之内，老大爷坐在太师椅上抚摸

着爱犬，或者小孩在十米见方的小球场里踢球嬉戏，不知从何处飘来一点炒菜的香味，人生至此，夫复何求？或者走到海滩边的餐馆吃点海鲜，和朋友天南地北古今中外一番，人生至此，亦复何求？

郊野公园

刚到香港的时候，我立刻明白了当年清廷割让香港为何毫不怜惜——“地无三分平”的香港，怎么看也不像是有所大用的样子。于是一百五十年后的今日，香港便憋屈地挤在维港两岸并不平整的一小块土地上。然而就在这本来就已经拥挤不堪到似乎让每个人都站在地面都点奢侈的地方，却有大片的郊野山林被封育起来，行人能进，宠物能进，推土机不能进；山地车能进，烧烤又能进，伐木锯不能进。在这个疯狂快速旋转的地方，郊野公园好似身处风眼之中，站在满目的翠绿里，庶几可以暂时忘却几公里以外的不愉快与不宁静。

“香港适合做学术么？”

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你是一个Established scholar，香港的世俗喧嚣，并不侵扰地处半山的学院的琅琅书声；但是对于一个研究生来说，香港并不像美国那样适合学术，除非能够忍受没有同学讨论的“独善其身”。

别了，澳大利亚

文：柳莺

澳洲，那个袋鼠和树袋熊的家园，生长了太多桉树以至于夏天着了火，倾全国之人都扑不灭。我跟它不知是前生的约定，还是三世的缘分，我是如此魂牵梦绕，爱上了它的广袤原始，自然纯朴。

缘分起于两个澳洲人Allen and David一个是我很少谋面表哥，一个萍水相逢却说他爱我有如姐妹。我跟他们曾相遇在他们的21岁，他们是来自不同世界的人却让我了解：我是谁，我向往什么样的生活。不是囚禁在分数里，或是在别人的期望里，因为上帝给了我与众不同的生命，他为我准备最充实完满的计划，我只需听从内心的声音。

从15岁起我梦想能在湍急的河流中white water rafting；在最蓝的海与鲸鱼一起航行；在大堡礁潜水；在热带雨林里探秘；做个冲浪者；过一回无忧无虑像电影《歌舞青春》一样的日子，或是找到电影《海滩》里一样的海岛天堂。

21岁我带着我所有的梦想，带着对亲情以及爱的渴望起航，去那熟悉又陌生的国度，只靠信念，我就把全部的希望一一变成了现实。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幸福来得那么快。

ANU里那么多朋友，我参加的篮球队和游泳队，party和 formal dinner.....我是那待打的时间最短但混的最开的中国人了。还有white sunday群岛的世界上最纯净的白沙滩；原始热带雨林的奇异珍宝；落日余晖中瞥见陨石滑落；碧海蓝天的航行中偶遇鲸群；阳光海滩冲浪的男孩；童话胜境般的塔斯马尼亚；露营在fraser island夜晚浩渺无边的银河下，我好似来到了另一个世界；沿着 dantree river探访野生鳄鱼，蛇和鸟类的栖息地；从巨石上一跃跳入10米下的深潭；在大堡礁和Nimo一起畅泳.....我背上行囊，独自去见识了世界的美丽，然后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别人问我，只能默然一笑，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理解，就算是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也无怨无悔。



我的下一个梦想是什么呢？

我原以为在华尔街，但是我发现算那些什么金融衍生品的力气活，其实只是另一种被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苦力工作。世界上最幸福的工作就是能让你怀着敬意去完成的工作。

也许在芝加哥大学能找的这么一种工作，如大堡礁的水一样纯净，fraser island的星空一样令人着迷。纯粹地，为着让世间更多人都有平等的机会通过努力过上他们向往的生活，体会像我曾经体会的那样的幸福。在我看来，也许经济学就是这样一门科学。而芝加哥是经济学的天堂。这是上帝给我的计划吗？

别了，澳大利亚。

虽然我不愿意，但我再也回不去了。

身上你拥抱的余温还未散去；

额头上还留着你的轻吻，

心里离别的泪未曾拭干；

不知何日归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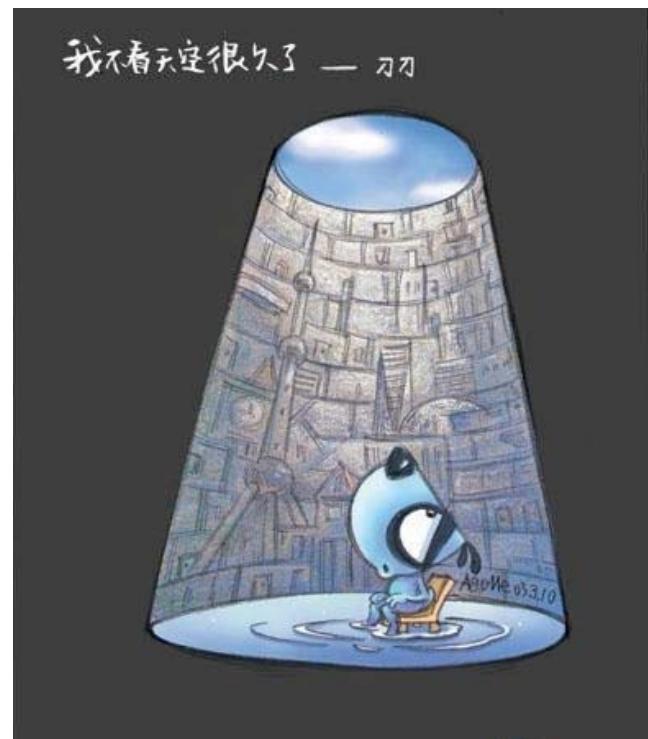
花开花落

爱了散了

生命是不归的旅途

只要活着，但求无憾。

四



可我还来不及做个梦，它就去了。在幸福达到顶点之时，也就是说再见的时候。我必须走了，别了澳洲，别了，我15岁的梦想，亲爱的哥哥，和把我的人生变成玫瑰色的那个人。我们曾经深深爱过，有那么一刻我曾觉得完美到此生无憾，只是失去的永不再返……

但是我曾经活过了，所以无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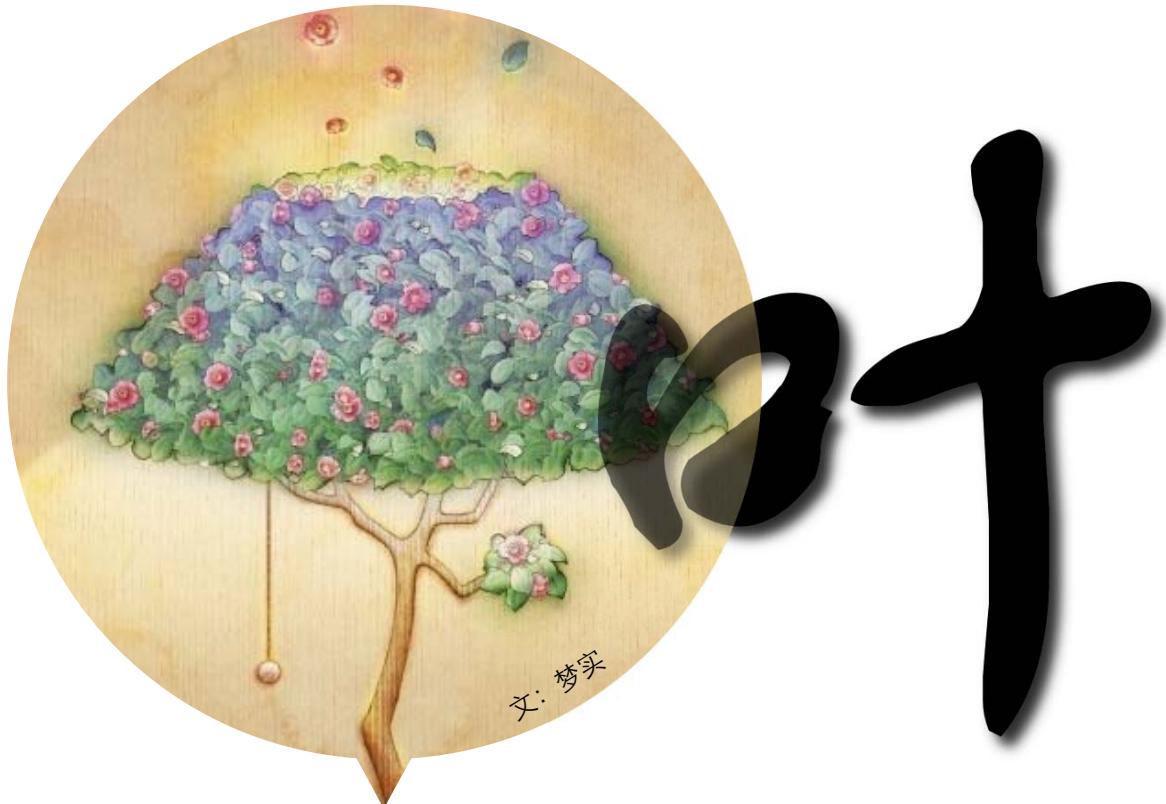
数院的熟人对于我去了澳洲多半都很惊奇，前人很少这么选择，其实细想对学业确实得不偿失。去的时候，我没想考T考G的事，没想出国读啥，没想去哪个国家，甚至没想好是出国还是工作，。我本来可以跟大牛谢老师继续科研，选个泛函测度啥的，这样也许能得个不错的offer.但是什么也没做，我去了澳洲，在大三的第二学期。

回来以后，只想着再出去，我想过去澳洲，为一个人，但是他说让我去美国，最好的学校在美国，他以后会去找我。我于是把心一横选了四门课，还考下托福和GRE，并且申了17个学校。总之别人几年做的，我只剩这一个学期了。就在高等概率第二次小测，利息考期中的时候我跟他彻底分手了，连电话也没再打一个。他无忧无虑的，没吃过我们这些苦，已然不可能理解我了。我去美国的精神支柱——就是他说去找我的话——已经成了屁话。但是美国却替代了澳洲，成了我下一个梦想实现的地方。





拿铁的细腻像是女子的情思，仿佛用那优美的文字，带你徜徉在另一个纯美的世界。有人说这些是非主流，或许心告诉你，在感性的世界里，一切变得那么无所谓……



秋风又起，这次书市便在落叶的告别仪式中渐渐散去，今年的书市比起去年显得有些冷清——虽然还是很热闹。

陪着几个从前的同学将书市逛了个遍也没买到几本，心里倒有几分失望。此是，孤单的太阳只蜷缩在天边的一角，而东边的那弯新月已准备开始统治这片夜的世界。

继续在这里闲荡，似乎想找到些什么，耳边则是单调的风声叶响和着几段萧瑟的叫卖声。无所事事地抬起了头，却望见头顶那枯黄的几簇将落未落的叶，环顾四周，那些早已离落的叶大半随风飞过围墙，飘散到街道那边所看不到的地方，也有些叶停落在树下，终于有离开了。

叶儿们继续飞落，飘离，而可怜的树上终于也就只剩下这孤零零几片了，而我努力地盯着这棵树想找到自己的影子，放弃了。反正叶子终究是要落的，而落叶终究是要离开的，只是早晚而已。

这一排树也不知道在这立了多少年，总之至少我初一入学时他们就在这，那三年里他们就在这。而毕业后，他们也仍旧立在这。

三年都过去了，多少事，多少张面孔……

后来在学校门口我与同学们互道了别，回头再望一眼，叶子又少了些。叶儿们继续飞落，飘落，泪点儿般的。

书市过后没多久，学业也开始紧张起来了……半年过去了。

初春的清晨，早早的来到了学校，瞥眼一瞬竟看到旁边的那几株杨的枝上竟钻出数片娇嫩的新叶。

反正叶子终究是要落的……但我却立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望着。

这几点鲜活的绿在晨光里舒展开来，泛着新生的喜悦，那绿象宝石，象翡翠，清泉一般地荡开阵阵漪涟，洗涤着清晨的点点尘埃；又像一阵风，一阵和缓的春风，吹绿了江南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

刹时的，一阵波涛涌入了我的思绪，冲击着我刚才的理念。此时我觉得方才想法是多么的可笑而可恶：这些叶子都是新生的，都是新生的，无论如何这都应该是值得欣喜的，应该去欣喜。过去的固然值得怀念，新来的也因而显得珍贵。

于是，我心满意足的走进了教学楼，傻瓜一般无忧无虑地心满意足起来。

夏至，高考后，绿荫下几位学长坐在那里卖书，没卖出去几本，但他仍就说说笑笑，珍惜着每一片树荫，每一缕时光。

那排树就静静地，静静地立在那里，将每一年的一切记录在他们的每一圈年轮里。 回

櫻花

文：笔岸独歌

在这个樱花盛开的季节，你还好吗，你在哪儿……

听说，这是一个樱花盛开的季节，可惜的是，我至今都没有见过樱花，至今都没有见过那么多你都很喜欢的樱花，好像已经很久了。

听说，樱花是很美的，小小的花却可以绽放出魅惑人心的美丽。可是，这我至今都没有见过的，都说很美丽的樱花，却总是让我想起一些伤感的过去。

蛊惑人心的，是樱花，还是回忆，还是心里的那份执着？

你说，你最喜欢樱花。于是，我执着地相信了。我曾在你的字典里看到过几朵被压得很干瘪的小花，你说，那是樱花。既然你说是，那就是了，我总是相信你的。你总是笑着，那么灿烂，我一度以为，那美丽的樱花一定像你的笑容那么好看。

欺骗。当我拿着那几封字迹一样却署名不同的信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心有多痛吗？我相信你，那么相信你，就像相信自己一样，可是，我倏地发现，原来这一切，并不是我心里所构想的蓝图，你是我一辈子的知己好友，可为什么，却要欺骗我？

时间已经过去好几年了，渐渐地，我已经能够平和地面对过去了，曾经，我发誓说不能够原谅你，而现在，我也已经坦然面对了。有的时候，一切都只是一念之间的事情。现在的我已经重新选择了相信，相信自己遇到的人，相信自己的相信，你呢？

我一直没有见过盛开的樱花，一如我一直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欺骗。

你说，你最喜欢的花是樱花。我知道，你这样说，或许是因为那个同样深深喜欢樱花的女孩，因为那一份曾经拥有过的美好。樱花，女孩，同样都是那么美的印象，你的钟情，是偶然，或许，也是必然。现在的我，选择祝福。

她很好，至少你是这样想的吧。还记得当你愤愤不平地说要炸掉日本时，我问你不是想去东京看樱花吗，你顿了一下，说，其他的地方都炸了，就把东京留下。我当时笑了，笑你的孩子气和不切实际，可是我的心里却不是滋味。可是，那又怎么样，你好，不就好了吗。我在笑你的傻气，而我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傻气的女孩呢？只是你一直，一直都不知道罢了。

她对你很好，至少我是这样觉得的。能不能够在一起有时是需要缘分的，但是，如果能够的话，记得要好好珍惜。不要错过自己在乎的人，如果觉得值得，就不要轻易放手。

生命中总会遇到一些人，有的是过客，有的是定格。她是不是你的定格我不知道，但我很明白，我和你终究只是彼此的过客，匆匆一瞥后擦身而过。

我现在唯一想说的是，亲爱的朋友，你现在还好吗？我与盛开的樱花还是无缘，就好像你我终成过客。

我想问，很真诚地问，你在哪儿？你是不是那个我正在等的人？

樱花又开了，是否这一季，我又会错过呢？那个对的人，是否真的在对的时间遇到，在下一个樱花漫天飞舞的路口，等在那儿呢？

这些问题终究是无法回答的。问得再多，不过是庸人自扰而已。

错过的是过去，留住的是现在，希望的是未来。过去的生活没有你，但都已经成了回忆，我只希望你能够出现在现在，然后，一起拥有未来。错过了你的过去，我不想再错失你的现在和未来，同样，你的曾经没有我的出现，但我希望你的现在和未来，有我。足矣。

太奢侈的浪漫不过是妄想，因为我还不确信，我还不明白，你到底在哪儿。你是否真的出现了，还是你依然毫无音信。寻寻觅觅，觅觅寻寻，最后的结果终是不得而知。能够给我答案的，是你，还是命。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旬找我灵魂的另一半，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仅此而已。

都说双鱼是浪漫至上的，我却只是向往一份平淡简单。或许，最大的浪漫，就只是和你一起，去看很美很美的樱花。

可是，你在哪儿？

樱花漫天飞舞，一定是很美很美的，可是，去看的时候，身边是谁？

樱花盛开美丽被人反复描述，我想，我终究还是要去看一看的。

或者明天，或者后天，或者下一季……

你，总是和樱花联系在一起，在我的生命里，留下深深的痕迹……



文：貝.离

初夏傍晚，微暖的空气里夹杂着汗的味道，拿着年岁已高的小板凳，坐在院子的角落离，在晦暗的光下，翻开手里捂得温热的书，爱抚着它泛黄而薄脆的皮肤，模糊的字迹掩盖不了其光华反而彰显其沉重与深远，渐渐地，随着消逝的日光，一点点阖上双眼.....

年幼的我，曾无数次幻想这种舒适安逸平淡无奇的生活。

成长，就是晶莹剔透的玻璃珠子一个个被粉碎成齑粉的过程。

择。

我相信，我们中间一些人，并不是完全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了北大数院，可能有父母家人强制要求的，可能有为出国而放弃心中所向的，可能有因为头脑发热而一时冲动的.....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来到了传说中的数院。

我最崇拜的人是尼采，不是高斯；我最欣赏的是张爱玲，不是柯西；我最向往的，是午后的一杯红茶和一卷书册，不是攻克数学难题后的满足感；我最珍惜的，是书桌里珍藏多年的那支锈迹斑斑的钢笔，不是某次金灿灿的奖状.....

可是我依然选择了这里，毫不后悔地选择了这里。

这里的生活没有诗情画意与花前月下，却有缜密的逻辑思维与完美的数学哲学理论；这里没有文学青年的多愁伤感与愤世嫉俗，却有理想青年的脚踏实地勇往直前。

可是当我在数学上无法突破感觉到达瓶颈之时，当忧郁如江河泛滥无法疏导之时，当目睹别人研究着当初自己最倾心的学科而自己却捧着厚厚的草稿纸时，那种孤独与哀愁，那种绝望的憧憬与渴求，如同一条巨蟒，让我停止思考让我无法呼吸。我们可能会想到退缩，放弃，逃离，我们可能会怀疑当初的选择，于是疯狂地用忙碌来麻痹自己的大脑，却不知那种可怕的念头已经在心头生根，时不时会开出妖冶的罂粟花，如影随形。

杨澜曾说过：“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而是喜欢我们在做的事情。”人之所以为社会化的群体，是因为他除了有对欲望的追求，还有对责任的承担，对现实的容忍。选择了一种生活，就有责任把生活过得精彩，就有责任喜欢上这种生活。闲看云卷云舒的理想生活不复存在，卧听午夜细雨声的闲情逸致亦不再有，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充实而匆忙的生活，奔走在图书馆与食堂之间仍不忘背背GRE单词，深夜从本阁里出来的时候校园已静到猫儿都睡了，周末去腐败一番的地点也仅限于家乐福和老蜀人，这种被外院系视为非正常人类的生活我们却过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当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太大时，我们并没有选择改变现实，而是改变理想——这需要一份豁达一份智慧。选择意味着舍与得，我明白在我埋头苦干低头冥想的时候，我身体里的气流已经消散，在我弄明白一个新的定理的时候，我的文字已经渐渐疏远以致遗忘。而就在这一刻，我彻底不知道怎样用苍白无力且柔软稚气的文字来表达心情，我想，我已经渐渐告别曾经的梦，而开始迈向现实了。世事的变化无常不是能用沧海桑田，抑或白云苍狗形容的，如果站在上苍的位置上俯瞰芸芸众人，悲欢离合如同月阴晴圆缺，人走茶凉如同四季更替，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看似巨大的变化不过是沧海之一粟。

沉醉在昨日的梦里，如同酩酊大醉的流浪汉，没有归属更没有方向。殊不知，瞬息之前，我们已给自己铺就了一条坎坷的道路，现下不妨坦然地走下去。那时的梦想又何尝不是一个个五光十色的肥皂泡呢？成长，也许正是亲手戳破那些如梦如幻的泡泡罢！

深秋清晨，霜寒露重，乘着清晨刺骨的寒风，披着日出的第一缕光辉，行走在一样静谧的校园里，背着厚重的练习册，内心无比祥和，没有丝毫杂念，生活，就是这样。C'est la vie。

是为择。



每一本心桥，都有着我们的创意与态度，总是精益求精，竭力把它做的完美，因为，你们的喜爱将会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心橋 36
你我溝通之橋

北京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 院刊

- [顾问] 刘化荣
- [指导老师] 田立青 刘雨龙
- [主编] 何妍君
- [责任编辑] 何妍君
- [编辑] 黄一纯 何妍君 唐朝 王储
魏武韬 王佳星 王志宇
- [责任美编] 姜子麟
- [版式设计] 邓彦桢 方骁 姜子麟
张吉源